

第廿二集

丙寅年  
四月初版

天津

敬慎醫室出版

竹園叢話

志良宋家駿

竹園叢話第一集至第二十二集 全出版了

又再版第二二三集 亦出版了 材料豐富

印刷精良 欲知寄售處 請看

後頁書皮之裏面

(每本大銀幣貳角五分。同集十本九折。同集五十本八折。外埠每本加郵費二分半。)

(第二十三集 正在印刷中)

都 復 西 平 相

子良仁兄先生道正

人 廩 北 海 尊

志良家容敬識

贈書生先良志宋

楊柳身高絲到地

子云在九夫人

閒雲心冷影橫天

歷代詩話卷四

華璧臣先書  
喬銘九先生贈





078  
158.3  
:22

# 林序

竹

園

叢

語

閱古今興亡環輿大勢。於其理亂禍福之常。皆燦然於胸中。運天下而致之指掌。陶之以禮樂。淑之以詩書。然後足跡徧名山大川。觀其筆迴波起雲爛萬狀。以極其變。禮當世之奇人傑。主碩德名賢。與夫酒徒劍客。隱士高僧。下至屠沽星日。游俠者。與走者。皆披肝膽而與之交。大則經綸宇合。細則一醫一卜一詩一畫。能專一業而名家。餘亦可以言其所以然。所積既厚。儀禮而無所發。不得已則借焉發之於文。故其言皆有物也。論與丁君交。二十年矣。每讀丁君之文。而察其所以言者。以為丁君之言。則誠有物之言也。其言疑古今之為言者。振其筆。直其背。據陳胸臆。嗒嗒焉。痛哭流涕以向人。而觀者無覩。聽者無聞也。不售則直者曲之。法者異之。婉諷焉。微言焉。冀閱者或不吾厭。而世之無覩無聞也。自若。猶不售。則不惜變莊而諧。變止而譎。乃至傳粉通衢。下儕於俳優。以為吾言且若可售矣。而世之覩觀如故也。當是時也。

竹

。屈原賈誼之流。以不可忍而自沈。李暉守之。莊周放焉。故盜聖哲。折斗衡。齊萬物。一死生。王通鬼谷。守不堅而放不達。是以又顧而之他。或憤焉。故鮑焦結舌。卒乃投海。而許衡朱舜水。其心苦矣。亦變之極也。獨孔子栖栖一生。終老而不易其常。舉世非之。友朋笑之。乃至門弟子疑之。卒不變。何求於世。若是其不自惜也。今觀竹園叢話之一集二集乃至無數集。嗚呼。吾知之矣。人有誤於藥餌者。庸醫環之。若曰參。則參。而亡陰矣。若曰苓。則苓。而瀉厥矣。於此有良醫焉。警之曰。勿然。吾有方。服之奇效。病者不之顧。而言參言苓者乃更沸。良醫曰。安有明知人之自速其死。而不一言者。若服吾方。不效則償。若此醫亦其不自惜矣。而病者之惑於參者苓者仍自若。斯時爲良醫者。方恨不得執其口而灌之。又烏得以自惜故。而不更匍匐牽衣垂涕泣而言之乎。竹園良醫也。翰不文。無以序竹園。乃不自揣。斧於班門。而與竹園言醫。並以慰天下之不自惜而爲言者。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墨青林兆翰敬序

## 韓序

竹園叢話

立言的人。最不幸是過幾年後。把從前所謂鯁鯁過慮的話。一一都成爲事實。竹園叢話。多半是丁君十幾年前的話。在丁君說話的時候。大家未嘗不以爲是鯁鯁過慮。到如今不幸十九都成爲事實了。然而到底是誰的不幸呢。我願丁君以後多多說話。可望大家注意丁君的話。想法子以後不要教他的話說着了。再過幾年。集印第三集第四五集的時。候。把所說的話。再從頭看看。凡是關於鯁鯁過慮一類的話。都算瞎操心。別像這一集二集。樣樣都不幸而中。那就好了。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韓梯雲(補菴)敬序

## 韓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四集。林先生的序。把我們好搬弄「之乎者也」的人。擻了個很高。我可不那樣說。好說話的人。有時墨乾筆禿。連飯都顧不得喫。還和之乎者也不開交。把家人都膩煩了。他們說你東塗西抹多

竹 半輩子。挨罵得罪人。說的話可有誰聽你的。到底爲什麼。拏作文章的精神。幹什麼喫不得飯。必得幹這個。我說這亦是癮。而且覺着我的話

還是「非說不可」。何嘗不知道說了亦沒人聽。而且討厭。但是有時彷彿看見有許多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天陰月黑。風雨將來

園

。蒙頭瞎走。又沒燈火。眼看他不得了。這些人都和我有關係。便沒關係。我明明看見。那能忍心不招呼一聲。告訴他走的路不對。要是親戚

叢

朋友。便是被髮纓冠。亦是分所應當。聽不聽全在他。招呼一聲可是我的義務。至於討厭不討厭。更不管他。竹園叢話第三集出版。我胡亂序

話

了幾句。說丁君的話。以後願他都算瞎操心。什麼瞎操心。比方那些走錯路的。走險路的。走盡頭路的。聽了竹園的話。都回過頭來。轉到平平坦坦的大路上。從此沒一點危險。竹園豈不成了瞎操心嗎。我的學問。不敢比竹園。可是我們都好瞎操心。而且不怕挨罵得罪人。是一樣自信。我的話雖不足以序竹園的文。味兒總是對的。竹園以爲如何。林先生以爲如何。讀竹園文的諸公以爲如何。

竹

園

報

話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補菴韓梯雲敬序

## 張序

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士君子生於時。至以空言見志。抑亦微矣。雖然。處此混濁齷齪之世。不能以吾之懷抱。實行其達則兼善之義。而同流合污。仙仙俱覩。以博一官受一職。遂將其胸中磅礴有爲之氣。泯然澌滅。不亦有愧於吾之本來面目乎。臧誼丁君子良。經濟才也。隱於醫。日活人無算。殆范文正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之旨趣乎。顧目擊時艱。而有觸於心。輒發爲言論。垂三十載矣。緣於清季光緒三十年八月。組織竹園白話報。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冀以空言救國。其體有文有語。有莊有諧。而危言詭論。殊途同歸。要不外乎監督政府。指導社會爲天職。會以喪其長子。心緒惡劣。遽以停版。聞者惜之。數年來。已絕口不談時事矣。茲擬哀集舊稿。重刊問世。殆孔子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不然。胡強聒不舍若是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

竹

滿。邦人諸友。其鑒於丁君之志。有奮袂而起者乎。非閭里之幸。乃家國之幸也。然則謂丁君立言也可。即謂丁君立德立功也。亦無不可。是爲叙。

民國十有一年六月天津張際和紹山甫謹撰

## 劉序

國

傳有之。言爲心聲。心諳人情。出言則不外人情。心通世故。發言則洞明世故。一言一語。足以見心中之底蘊。蓋經濟出自學問。而德性蔚爲文章。擅長文藝。必器識居先。而言語亦與德行並重。非有雄才卓識。不能發出經世之名言。救時之讜論。吾三十年來之老友丁君子良。學識兼全人也。賦性和藹。立志高尚。不爲良相。乃爲良醫。施治於顛連困苦。賜診於親戚知交。疏財好義。令人欽佩深之。憶當年目擊時艱。組織竹園白話報。本憂世憂民之苦心。以闡發公理。持論正大。規諫政府。易文詞而爲語體。樸實說理。開導人心。冀挽回風氣於萬一。悚論危言。久爲社會所歡迎。停版距今。已十餘載。而先生之瘧疫論。說疫。治

話

發

竹

痼。各有專書。著作精詳。已膾炙人口。先生以爲隱於醫以終身。而置理亂於不聞。適友人某君。獨惋惜深之。乃勸先生搜羅舊作。以牖斯民。先生聞之。救世之初衷。怦怦然。勃勃然。於是乎復動矣。遂哀集前稿。撮成叢編。或分贈戚友。以公同好。或廉價出售。聊補工資。以期盡人披覽。差堪補救於一時。殆所謂警世之木鐸也。吾願天下之覽斯編者。觸目興懷。可想見丁君生平之爲人。達人情。通世故。洵不愧爲才全識遠之儒醫。才識無所表見。區區於斯編求之。猶其末焉者耳。丁君乎。大有心人也。吾久不爲文。勉贅數語。以誌景慕云爾。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津門劉成麟趾雲氏謹識

## 王序

我讀了竹園先生（叢話一二三四集）以後

竹園先生。爲時下白話名家。當年所發行的竹園白話報。及民興報天津白話報裏邊。先生的著作。真是不少。先生的文字。真可謂家喻戶曉

竹  
婦孺皆知。於國家應興應革。矯正社會風俗諸問題。言之尤爲綦詳。我是傾心拜倒。

圖  
在那個時候。我總想先生的著述。幾時能夠出了單行本。永久存留纔好。因爲新聞紙是隨手卽擲。不能保存的。不想現在果然實現了。我讀過了以後。獲益非淺。想與我表同情的。更不知凡幾。

叢  
先生又是著名儒醫。故於醫藥衛生等。論之有益人生。故所言乃非一般會幾段湯頭歌。即欲問世的俗醫們所可夢見。

話  
先生的少君叔度。與我是同學。故時聆先生的教益。先生的性情。是照然可欽。所談的偉論。皆是金石之言。我家裏的成人小孩有病。皆是先生診治。無不奏效。

以上所言。拉拉雜雜。鄙俚不文。又不合白話文體裁。是因第五集行將出版。冒昧撰此。以誌欽仰。

竹

園

叢

語

## 劉序

丁子良先生同我的文字因緣。關係最深。我在天津大公報主筆的時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文言論說。一篇白話演說。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說稿。可以替我分勞。我心裏極其感激。後來我辦商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商報寄稿。我辦民興報的時候。子良先生又常給民興報寄稿。我前後辦報十年的工夫。子良先生同我的關係。總沒斷絕。頂到我不辦報的時候。子良先生也因為家事失意。把作演說的高興打斷。這也算是子良先生同我文字上的一段奇妙因緣。在當時子良先生所發表的演說。很得社會的歡迎。因為他的演說。或莊或諧。入情入理。所以人人愛看。報紙的銷數。也因為有子良先生的演說。格外加增。就可以知道他的演說在當時的價值了。如今子良先生把從前所作的演說。輯成竹園叢話。分集出版。來信叫我作一篇序文。特於公餘之暇。草此一段。聊以塞責。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

劉孟揚識於磁縣公署

## 張序

竹園叢話。出到第九集。竹園先生。命其次公子叔度君。來囑我作序。我瞧了前些位先生的序。真把話說絕了。就如補菴先生所說的。內中有「明知是挨罵得罪人。因為我們是有關係的。可是還不能不說」幾句話。為此書序文。話說到如此。還有甚的可說。所以在叔度命題的時候。我便和叔度君說。無的說了。

但是竹園先生瞧得起我。來請我作序。我果然真說不出一句話來。未免覺着過澁乾。不管他好歹。我且胡云幾句。

現在人們。最好弄點書籍。出版得名。又得利。這種習尚。海上鬧得最厲。天津近來亦染以成風。且不論他著者的真偽。但是我們要分別他的本體。不免要把他通身看過。纔可知道。可是真好的。不枉耗費一些精神。果然這種書是不好的。吾們看罷了。知他是不好的了。然而我們的精神亦算虛擲了。竊敢不寬敘。

我今日。因着看竹園叢話。生出一種辨書法來。今日說明這辨書法。可亦就算把竹園叢話的序交卸了。

看書不必把他通身看過。只能留神。頭裏幾篇序。便足以分別出來。大凡作書的目的。總分不過兩端。一求名利的。一求實是的。吾們瞧見一種書。序者是幾位現任官僚。或是幾位在野政客。又不然。是藉先勢而小有才的幾位浪蕩公子。不問便知他是求名求利的。吾們看見一種書。序者是黑糊糊的幾位半新半舊的頭腦。或是幾位不甚合時宜的老年人物。不問便知他是一種欺誑國民的作品。我獨信現在的社會。大半數是綺縠綴外帶花



竹園叢話題詞

竹

津沽名重卅餘年 業紹歧黃海外傳

西人就醫於君者皆應手效

提槩懷鉛從不倦有暇

即作演說遍登津京各報

痛陳時政燭幾先

訂交文字卽前緣 忝在葭莩義更堅

醫隱舌耕同此志

君業醫余業儒皆求其在我者

無求何處不神仙寰子才句

莊言嵩語怵危亡 救國君真具熱腸

滄海橫流今更甚

伊誰隻手

環

挽澗狂今日民德墮落更甚

一紙流傳萬戶歡 竹園名早播文壇

而今繪事饒清趣

邇來君惟以繪事自遣

物理都從自在觀天下萬事當作達觀亂久必治理有固然

閉門著述謝交遊

至契能無片楮留閱竹園叢話第一集後感觸久之率成七絕五章未免貽譏大雅

莫謂嘵嘵

辭太費 此編已早定千秋

姻愚弟鷺洲陳振家未是草

## 尤序

竹  
治亂興衰。理有固然。消長盈虛。數有一定。造時勢者爲英雄。挽狂瀾者稱志士。雖有英雄志士。不得其位。欲挽造而莫由。則其磅礴有爲之氣。鬱而待發。惟有閉戶著書。效道人之訓。不能補救於當時。亦可垂法於後世。天生竹園。不爲相而爲醫。余不爲竹園惜。爲天下蒼生惜也。大凡擾亂之世。民氣日趨於下。推原其故。由於竊敗政府。利欲薰心。公行賄賂。上行下效。習染成風。竟入鮑魚之肆。不復知其臭矣。我國亂機。伏於數十年前。上自慈禧。下至王公部院。督撫藩臬。道府州縣。以及六民。一動一靜。一言一事。無不利字爲先。誤國殃民。損人利己。孟子曰。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然猶畏人知也。迨至今時。明目張胆。肆無禁忌。惡習已深。大有不可挽救之勢。竹園著作。不下千百萬言。匪特婆心濟世。其十數年前論說。如犀照而龜卜。至今皆成事實。是竹園之經綸。可見一斑。使當軸諸公。有二三竹園。何患天下不大治哉。

竹

昔孔子嘆列國之紛爭。栖栖一代車輪馬跡幾遍列國。知其不可而爲之。不外救世二字。吾固不敢以竹園方孔子。其志則一。然孔子之道。當時以爲高遠難行。列國大夫忌之。隱士譏之。門弟子疑之。故成效非旦夕可觀。竹園之道。嬉笑盡屬文章。如白香山詩。盡人都解。各界仁人志士。讀竹園叢話者。不乏其人。有能奮袂而起。興一利。除一弊。或可補救於萬一。庶可慰竹園颯颯過慮之苦衷。余有厚望焉。想竹園更有厚望焉。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陰歷乙丑五月

尤澤巨川謹序

園

叢

### 竹園叢話題詩

莽莽乾坤古至今

庸愚逐浪任浮沈

仁人獨具回天手

志士常存造世心

木鐸規時勞不怨

懷沙憂國意尤深

先生暮鼓晨鐘語

願共同胞作警箴

歧黃學術遍中原

道德何人似竹園

和緩名高誠媲美

竹

膏肓疾愈豈徒言

針砭壽世惟求慎

貧苦施方不憚煩

余性向無阿所好

先生醫介共推袁

晉袁宏字彥伯作北征賦內云感不絕於予心泝流風而獨寫桓宣武謂王均曰當今不

得不以此  
學推

尤 澤（滙東）巨川氏木是草

園

### 竹園叢話題詩

歧黃妙手名傳遠

一著發揮千萬言

書繪兼全為自遣

茫茫人海幾竹園

振聵發聾語再三

雄獅猶自夢沉酣

他年據亂承平迹

應向先生此集探

姻愚姪馬有忠敬題

### 讀竹園叢話之贅言

竹園兄為我二十餘年之老友。創辦醫藥研究會之舊同志也。嗣以醫務紛忙。公私交迫。竟至積年累月。不謀一面。亦云憾事。癸亥冬竹園叢

話

叢

話出版。擬卽拉雜數語。聊資點綴。詎料事與願違。始終未遑抽片刻之工。以了此事。殊覺悵悵。嗟乎。光陰如白駒過隙。轉眼之頃。竹園叢話出版。已瀕二十一期矣。自慚半生鹿鹿。更歎勞人草草。竹園兄所謂奔忙三十年。所成就者。僅此數百篇無補之空談。讀之有令人潸然涕下之慨。僕雖不敏。有同情焉。至竹園兄著作之價值。自屬仁人之言。壽世文章。無俟敝人喋喋爲。吾願請斯論者。務當按期存留。反覆審閱。則知竹園當日之苦心。且得斯說之深味矣。

民國十五年歲在丙寅春三月黑幼忱（逸公）誌於天津惠賢醫室



# 自叙

竹

鄙人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春。到津行醫。一倏忽間。不覺已三十年矣。一事無成。徒傷老大。光陰易過。可不懼哉。至友某君。嘗謂余曰。何不將三十年來之演說稿。彙印成冊。權作小說閒書看。余笑曰。陳言腐語。在當年已令人作三日嘔。今再重印。豈不益討人厭耶。况投登各報之稿。不下千數百篇。多散佚無存。而竹園白話報之全底稿。於丁巳水災時。悉被淹沒。雖欲重印。惜無底稿何。友曰。可以登報徵求之。迨登報後。而存有竹園報全稿者。僅同志老友王文元先生一人而已。可敬可感。王君印家魁。字文元。住本埠河東郭家莊。爲東成居醬園之舖東。昔年做報出版時。王君屢獎愛之。天津之沿街貼報。任人觀覽。實王君創興者也。王君收存各報。皆裝釘成冊。獨竹園報。完全無缺。其爲人也。真誠樸直。磊落豪爽。君子人也。見報後。卽以全份竹園報見贈。並將民興報等借抄。是余之陳言腐語。得以再延於世。儼如與故知作對面談者。皆王君之所賜也。感何極焉。竹園白話報無足重。可重在王君

叢

園

齋

能代我保存十餘年而不缺。而鄙人奔忙勞碌三十年。所成就者。僅此幾百篇無補之空談。亦太可傷矣。噫。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青年入務必愛惜光陰。勤求實學。期成與世有用之人。幸勿效我之徒事空談。無裨實際也可。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卽陰歷癸亥年五月下旬

宛平丁國瑞子良甫(竹園)識於天津敬慎醫室



# 說明

竹

一足集共分兩類。一撰著。凡竹園自撰之稿皆錄之。一選錄。凡各報各書之有關時局。有益世道者。皆轉載之。仍存原著者之姓名號。

一撰著內分數類。曰演說。曰寓言。曰諧談。曰衛生。曰雜俎。選錄則不分門類。亦不分次序。

一各稿立言之時代不同。時局不同。著者當年下筆時。皆爲救時而發。閱者須體會發言時之局勢。故每段下。必註明某年某月稿。幸勿誤會爲趨時迎合。亦勿誤認爲前後矛盾。

一搜集竹園演說各稿。不僅在竹園報一種。今所集者。除竹園報外。僅有半部民輿報。及不全之大公報。天津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等。餘如天津商報。中外實報。登過竹園之稿尙多。惜無存報。故暫付闕如。一俟再徵求得底稿後。即爲繼續錄出。

是集不分文言白話。亦不分年代之前後。錯綜而見。期於醒目。

竹

一第一集至第二十一集。業已出版。此爲第二十二集。第二十三集正在印刷中。以後隨集隨印。不拘定期。

一集末附介紹一篇。不過將有益之書籍。與貨真價實之商號工場。介紹於社會。非爲收廣告費也。

一竹園演說。文固不佳。但確保無抄襲之陋習。常見有某小報雜誌等。將竹園演說。改頭換面。據爲己作。請閱者細看出稿時之年月日。互相核對。自知孰真孰僞。

一光緒二十三年以後之竹園演說。皆散見於天津直報。中外實報。光緒二十八年以後。多散見於大公報。商報。北京正宗愛國報。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始組織竹園白話報。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第四百四號。改稱天津竹園報。竹園報停版後。演說多見於民興報與天津白話報及京津各白話報。近年多投稿於社會教育星期報。略紀梗概。俾知來歷。

話

叢

國

竹園叢話第二十二集目錄

竹  
撰著類

演說

園  
有治法仍須有治人

風化與教育

邦無道危行言遜

景  
希望心

新舊法律比較觀

議員之功過

話  
看事容易作事難

一

四

七

十

十三

十六

二十一



論天津巡警各分區不應擲刑

六十八

竹  
火後談(一)

七十三

火後談(二)

七十五

國  
寓言

改良磁器店

八十

靈  
諧談

編練抹頸子軍議

八十三

衛生

用藥服藥皆宜慎重

八十八

雜俎

天津各報館之團體

九十一

選錄

逃亂的教訓

九十七

北京城廂以內的人民

九十九

韓補菴先生來函

一百零一

文廟

一百零二

上海大東書局徵求名醫驗案緣起

一百零三

論賭博之害

一百零九

治瘋狗咬驗方

一百十二

竹

圖

畫

話

撰著

題

天津敬慎醫室丁子良診治簡章

內科 婦女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不論星期一三五 或二四六 皆在法租界梨棧大安里五十五號

牙診所候診 一星期日 停門診 午後照常出診

門診脈金

大銀圓一元 無力者六角五角均可 再無力者 仍可酌減 量力而為 悉聽尊便 凡素  
通往來之親友 及附近街鄰 皆不拘上例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尊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二  
點以前 在大安里掛號 「星期日在泰雲里掛號」 並無號金 過午不候 凡初次延請  
而無介紹人者 脈金須先惠 「夜半延診者 不應」

# 出診脈金

城廂內外附近 法 英 「營壩河內」 日本 意 各租界 第二特別區 (即舊與租界)

老西開 老龍頭車站迤西 河北公園迤南 河北大二三馬路 東西窪窪 南關下頭至

海光寺北 南開 以上皆大銀幣兩元二角

英租界營壩河外臨近河沿各莊里 第一特別區三義莊 河北公園迤北至新車站 河東陳

家溝子一帶 錦衣衛橋 北營門至大紅橋 雙廟街一帶 河北三馬路至五馬路 大王莊

第一特別區下瓦房 河東郭莊子 旺道莊 復興莊 英租界馬場道北首 趙家場 梁

家嘴 場院 育謙窩 河東水梯子 小關 獅子林 以上皆三元四角

法政學堂後津浦車站 西沽 隄頭 西頭芥園 皆六元六角

同院附診 照門診例

以上皆車資在內 並無他項花費

凡夙通往來之親友 與常年診治之家 以及大安里泰安里兩處附近之街鄰 皆不拘上例

## 通信處

(分診所住宅)

## 天津法租界

梨棧大安里內五十五號  
三十一號路泰安里三號

天津敬慎醫室謹啓

◎ 時 疫 聖 藥 ◎

(性味) 甘辛微涼芳香

(功能) 無病時每日早午晚服三次每次二節可免時疫之侵犯  
 因此露能宣暢正氣排除邪氣也如遇時疫傳染頭痛目赤身痠  
 發熱惡寒咽喉疼痛欬嗽喘促齒痛耳痛瘟毒發頤口苦惡食胸  
 滿氣逆或小兒痘疹不出等症加倍服之或服一瓶若病重者可

太 和 甘 露

連服二三瓶當日痊愈

(服法) 傾於茶杯內隔湯炖温或用開水兌冲均可有病者服後  
 覆被取微汗避風忌與他藥雜投

(定價) 每瓶大銀五角 每打大銀五圓

總批發處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  
 泰安里三號敬慎齋

分售處

北門東國貨售品所南市民益  
 工廠 法租界梨棧文華書局

# 竹園叢話第二十二集

## 演說

竹

### 有治法仍須有治人

(見民國二年癸丑三月初一日第二)  
(千二百五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法治人治的學說。已聚訟不是一天了。這位說。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有好人。纔能執行這個治法。那位說。專倚著用人。決不是個長久的法子。若專靠用人。必致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非善立法。是不能久安長治的。

又有人說。專制國。是人治國。君主獨攬大權。賞罰予奪。多出於自己的意思。若得個明君。再有幾位賢輔佐。國家亦容易治理。若遇個昏暴的君主。再遇些個奸佞的大臣。百姓可就遭了殃了。立憲國不然。立憲國是法治國。把法立起來。無分上下。無論貴賤。全要依法而行。果有了違法的行爲。國人都要不容他的。所以說。法治強於人治。

竹

鄙人按以上這些議論。全都有理。全有可取的地方。可又全有誤會的地方。世上的事。不能憑著片面的理由。據爲定論。亦不能因爲一時的治亂。卽苟願目前。更不能按定了紙上的書生之見。不問事實的眞象。總期與大局有益。那纔是眞正的國利民福呢。

園

怎麼說。全都有理。全有誤會呢。治國治家治商業。以及治理地方上一切事件。固然是得有好人。然而立法不善。雖有好人。事情亦怕治不好。主持人治之說的。確是根本之論。大概亦並非專靠用人。不過說的是有治法。還須有治人罷了。（此爲專制時代之陳言。共和國必然看成廢話的）。

話

主持法治之說的。似乎把立法一層。看得太重。把得人一層。看得稍輕。認定了。立法完善。國必大治。凡是衰亡喪亂的國。全由於立法不善的原因。所以近年來。只注意於法。而不知擇人。且不體察歷史與習慣。專務削足就履。卽偶爾得人。又爲法所困。終至一事不能辦。一弊不能除。而國蠹民賊。反皆逍遙於法外了。

竹

據在下想。中國在堯舜禹湯時代。確是個真正共和政體。確是個真正立憲政體。彼時的憲法。大約沒有現在的憲法完備。選舉法。亦沒有現在的選舉法周密。怎麼那時候的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呢。想來必有個原因。

國

我們中國。自變法維新以來。日日言改良政體。日日言編訂憲法。新法細如牛毛。稱得起是無法不備。因為國利民福起見。法政竟設專科。按理說。中國就該人人遵守法律。事事遵法而行。全國一致。漸進於富強纔是。怎麼數年以來。法愈繁冗。事愈紊亂。法愈周密。事愈糟糕。今竟弄得法法皆仿泰西。而事事皆似波蘭印度越南高麗。甚至立法之外復立法。防弊之外復防弊。終至無一人守法。而無一事無弊。這是怎麼個原因呢。歐美以此法而治。中國以此法而亂。莫非還有甚麼掛一漏萬的地方嗎。須知治事以得人爲本。而立法爲標。立國以培養道德振興實業教育爲本。而用人立法又爲標也。教育不講。道德廢棄。真人才從何而來。沒有足以立國的好人才。那個法。豈不是白立嗎。（中國今日

竹

是個結惡果的時候。列強又不容我造善因。奈何奈何。

總之。中國今日立法不難。而得人極難。得人之後。能執法以治事。尤難。蓋地廣人衆。流氓太多。奸宄變幻無窮。狡詰者。每假公濟私以攘利。用嚴。則近於專制。反對者必誣爲野蠻。用寬。則養癰貽患。必致流毒四溢。且無論用寬用嚴。奸人皆能乘隙而利用之。是法理上之名詞。不啻爲奸人攘利賣國之具而已。何況藩籬盡撤。間諜已竟入室。凡我重要之機關。莫非他人之傀儡。稍有人心者。無不隱避以避禍。而發揚顯赫者。又類多不可信之一流。所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復起。亦恐怕無如何已。

園

畫

話

## 風化與教育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二千二百七十三號北京正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慈航)

國民沒受過好教育。固然是不能立國。然而風俗之美惡。比教育尤覺要緊。中國開化最早。有數千年的聖經賢傳。代代相傳。人民於不知不

竹

覺之中。被其德化。薰淘濡染。養成一種極淳美的風俗。社會賴以存。國家賴以立。人民於無形之中。享其幸福。而不自覺。如動物生存於空氣中。不覺空氣之妙用似的。風化之關繫。比教育尤親切一層。

園

愚夫愚婦。目不識丁。未讀過一天書。未寫過一篇字。而孝悌誠敬。貞節堅定。彷彿出於天然。嘗見鄉黨間之農夫牧子。家貧如洗。事親盡孝。敬長以恭。交朋友。處鄰居。無不言忠信。行篤敬。沒有一絲一毫的詭詐欺飾。論其人格程度。彷彿是入過五年高等大學堂。講過六百多課修身。受過多少年的高等德育。其實是粗人一個。不識之無。這是怎麼個緣故呢。風化好的好處。

鏡

鄉間婦女。勤儉耐勞。荆釵布裙。安詳堅忍。知廉恥。講節操。雖貧至與人作傭。(即當老媽兒也)。亦是憑著力氣換錢。絕不做那下賤苟且的事。絕不貪人家的銀錢。喪自己的廉恥。其程度。居然彷彿是位有道德學問的宗教家。真比多數兒人民。用選舉票選出來的還純粹高尚。其實呀。是個不識字的大窮人。

話

竹

中國各省。無論士農工商。無論男女老幼。凡此等德性堅定的好國民。到處都有。養爲風俗。已成習慣。所謂化行俗美。已非一日之功了。（中國商業道德最高。爲外人所稱許。中國普通人民根本上的道德。實比某某富強國的程度高的多。這全是好風俗培養的。今而後。可不敢保了。

國

靈

話

自新學說盛行。世風爲之一變。鄙棄禮義廉恥。禁談忠孝節義。廢孔道。廢五經四書。崇尚奸巧詭詐。硬倡父子平權。顛倒黑白。指鹿爲馬。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破大防。廢法律。縱民爲匪。教盜殺人。必欲導數千年古國。四萬萬人民。同入於禽獸之域。仍美其名曰。此新教育也。此新政令也。一新無不新。而人民竟墜於萬丈黑潭。永不能再見天日矣。近年來。風俗日趨日下。未嘗不是執政大老。新學鉅子。導引之功。所以風尚奢華。貪婪妄取。鑽營運動。以巧欺拙。賣國害民。剝削商賈。盜賊充斥。鉅騙叢生。匪人拐賣良家婦女或學戲或爲娼。鞭撻橫施。慘無人道。而官府反認此輩爲正當營業。概不深究。（現在養人兒的。排女

竹

戲的。無不以人爲貨。掌生殺之權。真沒罪名。中國是個無法律的國。這話絕不爲太過。至於官紳侵吞公款。或官員棄職脫逃。或私通外國。或明賣礦產。或終日打牌聚賭。或結黨把持營私。向爲專制時代法律所不容者。民國皆視爲時道人物。嚶。吾深恐這惡俗傳播一寬。感化力極大。一二年後。中國大局必致於不可收拾了。現在已竟無藥可救了。這可應了去年正月十二夜間。搶劫商民的匪徒。大聲說的話了。哈哈。沒了皇上啦。官面兒上不殺人啦。共和啦。咱們搶吧。不搶白不搶。對。此等誤會。大概不止於下等社會吧。

### 邦無道危行言遜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二十二日第  
二千二百七十四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默民)

政治修明的國家。人人守法律。人人重人道。有秩序。無強弱貧富的階級。強的不能欺弱的。富的亦不能壓貧的。做官的更不能苛待小民。(像直隸民政長。用壓力強收藥材捐一事。此等虐政。在文明專制國。尙

竹

不多見。何況共和民主國。有權勢的更不能凌虐沒權勢的。雖專制國的君主。亦要遵守禮法。主持公道。不敢任意而行。所謂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也。君主以下的人。若打算爲所欲爲。除非是亂臣賊子。謀亂篡位。屠害蒼生。以圖一身一家之富貴了。但此等事。不常見。如桀紂似的皇帝亦甚稀。

園

政治怎麼修明呢。有權的。以天下的利害爲利害。不以一己的利害爲利害。以全國的榮辱爲榮辱。不以一身的榮辱爲榮辱。尊法紀。明賞罰。通隔閼。祛蒙蔽。進賢能。黜奸佞。一動一靜。純以國利民福爲前提。這個國。不能不漸進於富強。

意

賞罰既明。公道日彰。小人退。君子自進。爲公的多。爲私的少。政事自然修明。百廢自然畢舉。人民自然安居樂業。享太平治安之幸福。國家自然元氣充實。不懼敵國之壓迫。全國的人。謀畫全國的事。通力合作。萬人一心。這個國。更不能不富強了。

語

若是暴君專制的國。總講究惟我獨尊。不許旁人多說一句話。不用君

子。不納良言。或是暴民專制的國。一班地痞流氓奸民惡霸。結黨成羣。把持權利。人人嘴裡說的是平等自由重人道。人人心裡是專制野蠻的思想。人民的死活。國家的存亡。他們一概不管。認定了自私自利的宗旨。表面上滿是法理上的新名詞。旁邊若有個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恐怕將來亡國之後。全國的苦百姓。亦隨著他們當奴隸。大聲疾呼。警醒大眾。可是立言稍一不慎。性命即危在旦夕。即或你願作犧牲。亦是毫無補救。寧可眼看一班倒行逆施的。自速瓜分之慘。亦不許你多說少道。揭破了他們的隱私。這就叫大睜兩等眼睛跳坑。明明白白的當亡國奴隸。就彷彿全架的機器。損壞在一兩個螺絲上。一隻大船。沉在一個小窟窿上。以少數劣敗分子。斷送多數的身家性命。此情此景。亦未免得太可痛哭了。

越南高麗雖亡。而越南高麗豈無拔劍斫地痛哭流涕的嗎。然當其國將亡未亡之前。越南必有反對歸法國保護的。高麗必有反對與日本合併的。然空言無補。實禍緊隨。安重根。徒爲階下囚。李完用。反成座上客。

。此等愚氣。實在不好生啊。

竹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音巽。與遜同)。吾願  
救國之志士。審察時勢。慎重發言。毋使歷史上。添許多悲慘無補之文  
章。空使後人隱泣纒好。

希望心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初六日第  
二千二百五十八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樂觀)

國  
希望心。是人類進化不可少的。人若沒了希望心。世上萬事立時就索  
然無味。立時就停頓生機。明知道是件無希望的事情。衆人亦必迷迷  
糊糊的往下混。就彷彿有多大希望似的。

話  
譬如貧漢希望發財。而貧漢亦未必皆發財。然貧漢心中。無一個不希  
望發財。又譬如病人希望病愈。而病人未必皆愈。然病人心中。無一個  
不希望病愈。又如農夫遇旱盼雨。至田苗枯槁時。其心中猶盼望下雨。  
貧漢貧至死。其希望發財之心猶未絕也。病人病漸加重。直至垂危時。

其希望病愈之心猶未絕也。農人之田苗已竟枯槁。猶希望明年之雨水調勻也。一人如此。一國亦然。

我們中國。自前清道光咸豐時代。全國糜爛。元氣已竟大傷。內地雖民生凋敝。而外患尙不甚烈。學說一致。人心風俗尙不致於太雜。政權統一。吏治尙不致於太難整頓。故此同治光緒時代。號稱中興。人人希望富強。都說將與歐美併駕齊驅了。其實。那時候。已竟受病不淺。不過未入膏肓。

迨至甲午大敗於日本。割台灣。丟高麗。賠款讓地。通商條約上又失去許多權利。庚子一亂。元氣又一大傷。內情盡露。外人更肆無忌憚了。我們中國人。這纔嚷嚷維新變法。挽回主權。維新變法者。即是國人希望心未絕的一個證據也。

新亦維了。法亦變了。內政仍是日見紊亂。賄賂仍是公行。國人遂悟皮毛新政之不足恃。於是改良政體的希望又發生出來了。請願國會。預備立憲。斷指割臂。無非希望國家日進於富強。這個希望心。總算熟到

極處了。

武漢革命一起。回想請願國會。預備立憲。又成一場春夢了。當初是請願不准。現在居然變爲主人翁。取與自由了。當初是假立憲。假預備。現在是超越乎希望之外。已竟實行共和了。參議院亦開了一年多了。五族共和的旗子招牌亦掛了。臨時總統總理。亦都選舉過了。國務院。國務員。已都應有盡有了。舉凡文明國富國強之形式外表名目。以及前清欲辦未辦之皮毛的皮毛。無不粲然大備。國人之希望盼禱。又無不如願以償。眼看著正式政府正式議院皆成立。正式大總統大總理。相繼舉出。國利民福。自由平等之幸福。指日可享。從前的專制瑕穢。不難滌蕩一清。將來的民富國強。從此就日見起色。議院天天全數到會。司法官全都兩袖清風。政府簡賢任能。無不爲地擇人。量材器使。軍人無不奮勇疆場。保衛商民。政黨無不以國家爲前提。化除意見。行政官無不奉公守法。勉力盡職。理財是涓滴歸公。無絲毫侵蝕浮費。但不借外債。而且大興實業。大開礦產。幾個月的工夫。就把外債還清

竹

國

叢

話

了。內地二十二省。已竟統一。蒙藏一心內向。不但五族志同道合。而且已失的藩屬。如高麗越南緬甸。亦都情願歸附中華民國了。不但全國沒有乞丐。沒有倒臥。而且家給人足。到處歡天喜地了。這是鄙人對於我們中華民國今日以後之希望。想亦是閱報諸君所希望的吧。

### 新舊法律比較觀

(見中華民國二年即癸丑年四月十八日)  
(第二千二百九十九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冷眼)

中國自維新以來。廢舊律。訂新律。以爲是漸進文明了。豈不知凡事有利就有害。不可偏信一面的說章兒。譬如禁止刑訊吧。總算是一件仁政。可是刁惡的棍徒。蠻橫欺壓良善的事。反比未停刑訊時候更多了。皆因良民有良民的心理。莠民有莠民的心理。在莠民一面想。打官司既不下跪。又不挨打。現在的官司。總算比從前好打了。輸到家。亦不過罰上兩個月的苦力。有錢仍可以贖出來。於是放開胆子欺侮人。無惡不作。他的心中。就知道如今的官司好打。現在輕易沒有死罪了。

竹

某處民風好鬪。時常的聚眾羣毆。每因小事齟齬。就得出幾條人命。後來某總督立了個新法。奏明立案。凡三人以上羣毆的。即按鍋匪辦理。就地正法。概不輕饒。此外又有蟒鞭站籠。站死了幾個混混頭目。如此惡治。地方真就立刻安寧了。

國

袁大總統初到天津時。亦是嚴辦土匪。凡是海洋大盜。搶人勒贖。房上借錢。聚眾羣毆等匪。無不立置重刑。不上兩三個月工夫。居然商民安枕了。古人說。用嚴法。治亂國。足見是閱歷之談了。

靈

可嘆一班新法政家。認定了紙上的學說。不知道民間的真象。只顧了拘文牽義。忘却了縱匪殃民。遇上良善商民的訴訟。不難依據法律判斷。遇上刑事犯的匪類。就有點輕重失當了。譬如當初拐帶良家婦女爲娼。或是強姦良家婦女。或是搶奪良家婦女。無論已成未成。或是放火無論傷人不傷人。或是明夥路劫。不分首從。以上全是死罪。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犯罪的。反倒少了。現在對於以上這些犯人。滿辦不了多大罪名。拐良爲娼。強姦。放火。等等罪犯。都是稀鬆平常。至於販賣

話

烟土。聚賭。(打牌最甚)。侵蝕公款。賄賂包苴。械鬪動凶。訛詐拐騙。不但毫無罪名。犯者竟行所無事。像這樣無道德無法律的國家。何日能見太平啊。

中國將來。必致良善的無處伸冤。狡黠的逍遙法外。不好詐刁惡的不能存在。窮苦人被入殺了。亦沒人抵償。(請不起律師)。事事利用新法律。強詞奪理。不問事實。不問真情。不能說的老實頭。或是不明白新律的人。或是沒錢的人。被屈含冤。必是冤屈到底。若是能嚼能狡。再明白點新法律。再有錢運動。沒理亦佔上峯。未停刑訊時。其弊在濫用非刑。拷打成招。誣良爲盜爲匪。或把極輕的民事案。硬科以重罪。(一品買賣人。常有因爲細故。被押被打的)。現在是不分良莠。一概法尙寬仁。或者說。西人怎樣怎樣法輕刑輕。中國收不回法權。還由於刑法嚴酷呢。豈不知。中國放棄主權的事。三個月亦說不盡。豈僅法權一樁嗎。我們不在富強的根本上謀求。專效法外人的皮毛以取悅。哼哼。您就是將來輕到殺人不償命。強盜不爲罪。外人更瞧不起我們了。要知

竹  
我們司法之弊在黑暗。在沒有是非。公道。不在名詞之同異。亦不在輕重與寬嚴哪。

## 議員之功過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十三日第  
二千二百六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園

由統一政體。改變為共和政體。又選舉出許多的議員來議政立法。足見議員對於國。對於民。責任非輕了。假如這議員是個可有可無的性質。國家何貴乎有此議員。人民何必選舉此議員呢。那還不如專制政體。大權秉於朝廷。反覺直截了當呢。

(原署名樂觀冷眼合稿)

燈

前清預備立憲時。各省有諮議局。各府州縣鄉鎮。又設議董會。北京又有個極高的議政機關。名曰資政院。建洋樓。燃電燈。坐馬車。吃花酒。耗費了無數的民脂民膏。糟踏了無數的紙筆墨硯。虛過了許多的寶貴光陰。議員總算是光宗耀祖。陞官發財了。對於國計民生。簡直的是滿沒走心。

話

然前清時的議員。亦未便一筆抹煞。其中亦有許多位品端學粹的健全分子。有經驗。有閱歷。有膽量。有魄力。那些人。若是單另選拔出來。任以職。授以事。使其獨當一面。寬之以時限。督之以考成。大約全都能够作些正經事情。不幸被那些惡劣議員。歪纏胡攪。弄得一事無成。致將全體的名譽。都給帶累壞了。

共和成立後。資政院。改爲臨時參議院。諮議局。改爲省議會。改名目。改章程。議員還是那班人。雖有進退添換。可是越換越壞。省議會的議員。真有天天打牌吃酒。每月揮霍千八百元的。他們每月纔百十塊錢的進項。亦不知他們的錢。是從那裡來的。城鎮鄉的議員。是專能研究刮地皮。地方的利弊。概不聞問。不過給地方上。多添了幾座新衙門。參議院是開會就搗亂。屁大的事情。亦商議不到一處來。再不然。到會的不足法定人數。一連多少日子。不能開會。請想此等現象。諸大議員的良心何在。諸大議員。每月的公費。多者數百元。少亦數十元。那都是些苦命的國民。用筋骨腦力換了來的血汗錢。那都是被些野蠻專制

竹

殘暴的官吏。瞪眼轉文。巧立名目。橫徵暴斂。逼人民忍飢受凍。賣子鬻女來的斷命錢。不保護人民。硬逼責着人民盡義務。官吏與議員。既享了極優的權利。請問諸君所盡的義務何在呢。

雖然。此亦不能一概而論。參議院雖時常的不能開會。其咎在不到會的議員。不在到會的議員。開會時。每開一議。必搗一回亂。其咎在容心搗亂的議員。不在按理遵章的議員。此等是非相混處。須要辨明。不可把賢愚好醜。一概而論。

近來。人民對於議員的惡感極深。此次國會開會。人民頗具一種冷靜態度。以情理揣之。大約已預料這班議員。多由金錢運動而來。除去個人權利的觀念之外。必沒有旁的思想。兩院開議之後。亦不過爭黨見。搗階亂。坐耗民脂民膏。貽誤國家大局而已。斷沒有好現相。斷沒有好結果。國家的安危。民生的疾苦。與他們毫不相干。請想多數人民。對於議會。具此等心理。大局還能好的了嗎。以前的議員。既然那樣沒信用。以後的議員。還能超過以前的去嗎。爲大局安危計。爲議會的名譽

話

聲

國

計。懲前毖後。不可不定議員之功過。

參議院。自開會至閉會。凡因不足法定人數。致不能開會的日子。將那日不到會的議員。開一個清單子。有一位。算一位。有一天。算一天。追繳他們已領的薪水公費。撥回原省。施散與貧民。甲省議員繳回來的款。仍賑濟甲省的貧民。乙省的歸乙省。卽一元之微。亦照此辦理。以免爭論。按理說。應當按照商民漏稅例。加幾倍議罰。今可以從寬。僅追繳原數。辦法很公道和平了。如這班議員。不服此種辦法。卽將其姓名籍貫。宣布於報紙。以聲討該議員等溺職誤國之罪。非如此懲罰。不足以儆將來。且使到會的議員。不致同遭毀譽。

此次兩院議員到京時。享受各種歡迎優待。所費甚鉅。無論出於何項。要皆民脂民膏。人民見大局之阡危。所希望於議員的。至深至切。假如再像從前那樣來去自由。隨便搗亂。豈不是把國家大局。觀同兒戲嗎。四萬萬人的性命財產。斷送於數十人手。還沒人敢監督他們。天下不平的事情。莫過於此了。

竹

然而此次到北京的議員。好的總佔九成多。壞的亦不過百分之五。但這百分之五。足可敗壞那九十五分的名譽。諸議員即爲自己名譽計。亦不可不提出議員功過的規則來。開會時。遲到的。怎樣懲罰。不到的。怎樣懲罰。告假過若干日。即除名另補。未閉會。擅行離位散去的。怎樣懲罰。議事時。不以國家大局爲前提。故意攪亂。故意破壞的。怎樣懲罰。蠻罵叫罵。暴橫甚於土匪。擾亂秩序的。怎樣懲罰。相連十日。不發一言。不建一議。素餐尸位。形同木偶的。怎樣懲罰。一條一條的。把他規定出來。議員自己約束自己。或不致於再受界外的攻擊了。好議員。亦不致於再受壞議員的連累了。

叢

還有一件最關緊要的問題。就是諸議員的籍貫。務必切實的偵察。要說外國人。假充中國人。學好了中國話。再廣散金錢。結交聯絡。混在中國人裏。運動充了議員。固然是不容易。然而無恥的游民太多。受外人的賄賂。吃外人的薪水。混在議員裏頭。給外人執行滅中國政策的。或是作偵探的。或是故意攪亂的。大約少不了吧。（若許某國人入中國

話

竹

籍。須防此患）宜由諸議員。隨時留神。倘有形迹可疑的大漢奸。即密報探訪跟踪偵察。查有實據。即處以死刑。以免貽害大局。擾亂議會。我們中國的人類太雜。不可不留這一番神哪。

### 看事容易做事難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竹園

園

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心精力果。堅忍不拔。認定宗旨作去。雖至難之事。亦有告成的一天。只要近情近理。把手續分布清了。一步一步的向前作。工夫到了自然成。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就是這個道理。

叢

怎麼又說天下無易事呢。世上萬事。非有經驗的人。不能作成。至微極細的事情。亦不要把他看輕了。在人家辦著並不費力。我們以為是人可成。及至認真的一着手。可就茫然不知所措了。須知人家的不費力。是由用心而來。是由歷練經驗而來。其人多用一番心。多一番經驗。即多一分成績。經驗有淺深。成績即有高下。微倖成功。瞎貓碰見死

話

竹

耗子的事。不過萬裏拔一。

士農工商。各有各學。士人無論多聰明。亦知不真農工商的眞利弊。農人亦辦不了工商的事。工人亦辦不了商人的事。同是工人。鐵工辦不了木工的事。木工辦不了土工的事。同是一類的工匠。還有個巧拙高下之別呢。有一絲一毫的工夫不到。即搪不下外行（念杭）的眼睛去。然而使外行伸手去作。可是連個工徒作的都不如。局外論人。局外論事。摸風捉影。濫事批評。指摘極易。而不知局中之難。一旦身入局中。則受人指摘之處更多了。如此看來。可見天下無易事。

即如我們國家現在的外交吧。庫倫獨立。明明是有外人助後腰。按著直理說。發兵直討庫倫。與俄人沒話可講。庫倫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一切處置。中國自有主權。俄人一定要首倡瓜分中國。我們惟有與俄人宣戰。三路進兵。勇往直前。以中路大軍。直取庫倫。恰克圖。再北進佔西伯利亞鐵路之中段。斷其遠東陸軍的糧道。絕其後援。左路大軍。假道科布多。直取俄境。以攻取聖彼得堡爲目的。右路大軍。直取哈爾濱

話

發

圖

。堅壁固守。以老其師。衆位請想。像這種議論。這種條陳。人人拿起筆來。可以辦到。然而我們中外欽仰的外交部陸總長。以及政府中的謀士。陸軍部的段總長。以及軍界中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豈能連這個都不知道嗎。須知外交有外交的籌畫。軍事有軍事的布置。緊慢前後。須待時機。幸而和平了結。自有和平之結果。不幸而必出於戰。亦必有戰勝的把握。斷不能因循誤事。受國人之指摘。亦不能冒昧債事。又遭國人之痛恨。我們爲國民的。此時只可人人存一個或當兵或助餉的心。以作政府之後盾。培養實力。以實力抵制瓜分。若終日叫囂。一味的責備政府。指摘政府。把外交與軍事。看得太容易。試問我們若身當其任。準能措置裕如嗎。拿起來就說。極容易。認真的作去。可就不容易了。拿過來就辦。亦容易。準能持重不敗。慎始圖終。可就不容易了。小事小物。尙且如此。何況軍國大事呢。

### 最後之電車談

(見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四日第一)  
(千七百二十六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竹

園

叢

話

因爲不要緊的小事情。在昏筆上爭論不休。這種惡習。最爲討厭。若是無故的挑剔文字。雞蛋裏找骨頭。亦不可不略爲辨駁。今天怎麼又談起電車來了呢。皆因昨天有位朋友。特到舍下閒談。談來談去。可就談到電車的事情了。這位朋友。我們平日雖沒甚麼交情。却因氣味相投。感情很是不錯。不料昨天談的話。可是令人有點兒可疑。我們兩個人所談的。足有萬八千句。我看那朋友的神情。似乎有誤會多心的地方。要說這朋友給電車公司作機關。作辯護。爭利益。我這位朋友。品學兼優。志氣高尚。萬不致於如此。要說特意的前來跟我抬槓。我們夙日又毫無嫌隙。難道說我有甚麼粗心失言的地方。使朋友多心誤會。沒有哇。怎麼拿着這樣明白人。偏要拘文牽義。空談學理。不知達變通權呢。我納悶了半天。莫明所以。遂含笑向朋友說道。您把您的心事。乾脆直說出來吧。省得教我打悶雷。

朋友說。你在愛國報上。登的那段「對於天津電車殘害民命之平論」。你不該因爲天津電車常軋死人。他處即不應再修電車。要說因爲天津

電車常軋死人。中國永遠就不修電車。我是極端的反對。我是絕對的

竹

鄙人聽了之後。不由的大笑起來。大哥。我說你必是多心誤會。果然應了我的話。請你把原報找出來。你揉開眼睛再看看。因為天津電車軋死人。他處即不應再修電車。中國永遠就不修電車。請問在那一張報上印著。兄弟何嘗說過這句話。大哥無的發矢。自出題目自己做。故加人罪。豈不是庸人自擾嗎。拿着這樣明白人。怎麼亦搗開了瞎亂呢。即或實有其話。亦是無意識的空談。大哥的學識。是兄弟平日最佩服的。今日尚有辯論的價值。所以兄弟再陳下情。以釋兄疑。若在他人。我可就不屑於再談了。無奈話不說透。終恐耽誤交情。按公事的辯論。是天下的。是與非。牽涉不到個人私交上。兄弟今天的再陳下情。可是多一半顧全交誼。我們留這點好感情。日後好同心合力的給社會出點力。若因此小事。傷了感情。未免有些不值呀。

話

叢

圖

大凡理論與事實。有合一的。有不合一的。常有理論上極是。在事實上

竹

行不下去的。亦有事實上相宜。說著不甚合理的。老哥的高論。是理論上是非的辨別。兄弟所說的。是事實上利害的研究。老哥的主張在興利。兄弟的拙見在防害。殊途同歸。意思原是一致。皆因天津電車。屢次傷人。兄弟目覩耳聞。不能不令人後怕。每軋一次人。即研究一次改良防險。屢屢改良防險。仍是屢屢軋人。即以閏六月二十三日。軋傷周巡警說吧。東來的車。把周巡警撞躺下。西來的車。焉能看不見。居然硬在活人身上軋過去。他們還談笑自若。跟沒事人兒一般。及至激動了公憤。這纔砸毀了車上的玻璃。不料第二天。倭又軋死一個宮義和。周巡警的脚。當時軋去一隻。到醫院。又鋸下半條腿去。巡警道給了他五十塊錢的養傷費。電車公司。是一毛兒未拔。不但不花錢。而且不認錯。不但不認錯。反倒給巡警道去了一件公事。要求五條。頭一條。是要賠他七百幾十塊錢的玻璃錢。第二。要求撤區官。第三。革巡警。第四。收回免票。第五。不准巡警買票坐電車。軋死人的事情。人家是一字不提。

園

靈

話

由閏六月二十三日至今。眼看著不到兩個月。北洋大臣。近在咫尺。巡警道。審判廳。是本地面行政司法官。這樣極有理極好辦的事情。居然沒辦出個樣兒來。議事會議的卹款。各報所載的輿論。亦全是白說一回。人家現在還是照舊的行事做買賣。一天賣十好幾萬箇銅子。官紳商民幾十萬。竟爾無可如何他。

電車公司的股本。多是中國人的錢。僅雇用外國人爲管理。並不是純全的外國買賣。即或純是外國的買賣。亦當守我們的法律範圍。是營業性質。又受我們地方官的保護。就理當受我們地方官的締制。今竟這樣藐視我們的國權。輕看我們的行政長官。蹂躪我們人民的性命。他心目中還有中國兩個字嗎。軋死人不但不償命。而且不賠錢。不但不賠錢。而且肆意要挾。蠻不講理。地方長官。居然就任其跋扈。並不停止他的營業。使他就我們的範圍。這點睜眼大露的內政。尙如此放棄責任。請想假如遇見重大的國際交涉。長官們。還能辦理不能。假如中國人管理的電車。不幸軋死一個外國人。這種不講理的辦法。請

竹

問下的去下不去。我們既是中國人。目覩這種喪權失利。不能不疾首痛心。上級官員。果然保主權。愛民命。即當按照議會所議的三千幾百塊錢的恤款。（恤給周警士的）。與宮姓死後的恤款。直行飭傳該公司。限日照行。他若抗不照辦。即傳知各局區。停止他的營業。不准他行車。他若照舊開車。我們就拘留他的司機賣票人。並預先聲明。如因停車有所損失。本道不任其責。那是貴公司咎由自取。給他個鐵面無私。不徇情面。他還能日無中國嗎。巡警道如此。直隸總督亦如此。這是秉公照章辦事。亦不算甚麼出奇強硬。難道說。立刻就生出交涉。不容說理。把官弄丟了嗎。比國就立刻發了兵來。因為電車公司給我們下戰書嗎。明明是作件又有理又應辦又能辦的事情。堂堂的上級長官。居然就不向前辦去。既然位居民上。即當給百姓作個保障。（假使袁項城爲直隸總督。吳京卿爲巡警道。斷不致此）。

話

金

國

鄙人痛天津人之冤苦無告。故此警告他處。若打算安設電車。可是中國人自權自主自己辦。萬不可假手外人。有志利國福民的。當以天津

竹

爲前車之鑒。萬不可一誤再誤。弄得處處是天津。不可只圖目前一時之利。貽留後來無窮之患。掘不出。擡不動。傷財傷人帶受氣。明失權利。暗損國威。那可就找了病了。那可就不如不了。

園

鄙人所警告的。亦并非專指京師一處。天津既已如此。大概各處亦好不了許多。我們爲國計民生大局打算。不可不臨事而懼。多加一番慎重。多一番審慎。卽少一番麻煩。不可淨見利。不見害。亦不可顧眼前。忘後來。鄙人可不是專持消極主義。皆因遇事體察。我們中國的事情。實在不忍的深談。凡是歐美各國利國便民的事情。一行到中國。立刻就弄成日弊叢生。有害而無一利。甚麼樣的良法善政。一到中國人手裏。就弄成七亂八糟。古人云。爲政不在多言。又云。有治法須有治人。真是名言至理。變法不變心。終歸是爛根子樹。

叢

話

要說電車一物。實在是交通利器。又快又賤。誰不樂意坐呀。（其便利。已詳前次倫敦演說內）。不必說各省。只就京師地面說吧。假如安了電車。鄙人是極表歡迎的。這話怎麼講呢。電車與我個人。是有利無害

的。我鯁鯁過慮者。不過爲大眾計耳。無論理論與事實。北京的電車。早晚是一定安上。你亦不必談是非。我亦不必講利害。反正中國報紙上的輿論。是官府最輕視的。凡少數兒人當時但能得利的事情。不怕將來貽害大眾。亦是悍然不顧的辦去。皆因我們官場容易被運動。人家又專工於運動。終歸必運動成了。今年不成。明年。明年不成。後年。內城不成。外城。外城不成。四郊。先來一小段兒。漸漸的再擴充。只要揪住小辮兒。大腿就算定下了。北京的電車。不但早晚一定必修。而且我逆料必歸外人辦理。中國人辦。亦必是官辦。商人怕端鍋。誰亦不找這個麻煩。(官辦電車。亦斷不了倚勢欺壓小民的地方。反正窮人該死就完了)。官辦必是大官辦。大官多怕招聲氣。仍必弄出個外國人來頂帽兒。等到行車之後。木已成舟。萬不能半途中止。得咧。那宗說不出來的難受。亦教股東少爺們嘗嘗。(分得紅利。不夠挨念道的。外國人可是反客爲主了。鐵路。開礦。稅關。各學堂教習。各署顧問官。無不如此。凡受過洋夾磨的。全都難受說不出)。

我逆料京師早晚一定修電車。我把後來的情形。預料著說說。各省的大都會。街道大半都窄狹。（想修亦不成）。京師街道寬。故可以容走電車。（天津若不拆城。大街道皆一丈多寬。亦不能走電車）。然電車利於長途。短盤兒仍不對式。要說一修電車。全境的交通即便利。笨車即日見其少。道路即好走了。這可未必盡然。（北京的交通不便。一由於路政腐敗。一由於繞皇城）即以天津說吧。圍城馬路。就是庚子以前的城基址。聯軍拆平了天津城。這纔變成了四五丈寬的馬路。東南城角向南向東。入日本租界的馬路。是外國人硬拆民房開的。東北城角金華橋迤東。沿河至紫竹林一條馬路。亦是外國人拆民房開的。巡警局前金湯橋迤東。穿奧國租界。直至義國租界。那條大馬路。亦是外國人拆民房開的。拆城拆民房。雖李文忠公亦辦不到。外國人可就辦到了。現在圍城的電車。一周圍纔四個銅子。若坐人力車。一面城就得三個子。由北大關至車站。電車纔三個子。人力車須加倍。長途往來。價錢實在便宜。（電車雖比人力車快。按站一住。算起來。快不許多。非到站不

竹

圖

靈

話

能上下。亦方便不了許多。除去馬路之外。凡街裏及寬胡同。皆不能修電車。假如北京內外城皆修了電車。亦是按著大街走。若不穿走城門洞兒。一定是得拆城牆。外城的路綫。一定是前門大街一直往南至永定門。亦可奔南苑。在珠市口兒來個十字交。東至廣渠門。西至廣安門。崇文門大街。宣武門大街。花市大街。一定是縱橫聯貫。內城是崇文門內。往北過單牌樓。四牌樓。直至雍和宮。安定門內。往南過大佛寺。馬市西口。丁字街。直至東長安街。(交民巷。可是另商量。天津電車通過各租界時。聽說某租界因爲人力車捐受影響。而且多添麻煩。非要十萬塊錢不成。後來可不知多少萬說好的。東直門內。過北新橋。交道口。直至鼓樓前。往西通德勝門。往南到地安門。朝陽門內過四牌樓。直至馬市西口。宣武門內。往北過單牌樓四牌樓。直至北城根。東拐至德勝門。再至鼓樓前。德勝門外。亦可修支路兩條。一通清河。一通北苑。西直門內至新街口。外至海淀。阜成門內至四牌樓。由西單牌樓往東。過西長安街。可以修至前門裏。穿過棋盤街。走戶部街。

直至東長安街。安定門外。亦可修至地壇。朝陽阜成二門。皆可修至城外。將來○壇廟大祀。可就省得驅逐閒人了。能夠修到東西安門以內。隄地安門。景山。連上更好。大員們上朝辦事。可就省得坐轎坐車了。按說南苑北苑。只可修一條平坦的碎石路。以便軍士往來。輜重方便。要是坐慣了電車。可怕出兵打仗的時候。腿酸邁不開。大概的路線。不過如此。要說大柵欄。打磨廠。琉璃廠。那可是萬不能修的。（要走電車亦成。那可應了北京的老土語了。驢車往溝裏趕。駱駝抱起來。慢說是平民百姓。就是王公貝勒福晉的車。中堂大人的車。亦得站站。先讓電車過去。不然闖死白闖。你敢惹外國人嗎）。假如由打磨廠中間。上琉璃廠辦事去。或坐車。或步下走。仍然享不着電車的福。電車所經的道路。可全是我們車捐舖捐當修必修的平坦道路。試問大柵欄。打磨廠。琉璃廠。若有了大泥塘。還是走。還是不走。還是修。還是不修。外城如此。內城亦是如此。凡沒電車的地方。泥塘仍是泥塘。斷不能一有了電車。即不用修治道路了。亦不能處處一出胡同就是電車。亦不能家家

符

園

鏡

話

一出門就是電車。何況離車站有遠有近。不修街道與胡同。仍然躲不開泥濘。我們所得電車的利便。不過就是長途直道。假如認真的墊平了多軌。把騾子車。改改良。請問成不成。車捐鋪捐的錢是幹甚麼的。地方自治的議董兩會是幹甚麼的。天津電車的定章。是永遠不准電車載運貨物。(天津脚行。一百三十餘處。指勞力生活者。萬八千人。所以不准電車運貨。難道說京城的米車煤車草車黑土車。陸軍輜重車。全都歸了電車營業嗎。既不能全歸電車。莫若把笨重貨車做車。亦逐漸的改良爲是。一仿天津地扒車。小車輪。寬平鐵瓦。或仿外國糧台用的輜重車。一轅兩馬。四輪方槽。馬又省力。又不毀道)。自然交通便利。貧民不致於失業了。

要論北京的街道。誠然是糟糕腐敗。然而總是人事未盡。不能看成當然。當初一修京城的時候。人家可是煞費苦心了。街道是何等的寬。溝渠是怎樣的多。四通八達。寬平正直。果能籌出三五十萬款來。從皇城四門測量高低起。把溝渠弄通了。馬路中間。多開過水的涵洞。使雨水

有一定的歸流處。舊溝多被民房壓蓋。年例修溝。全是段截掏挖敷衍。莫若把坍塌淤壞的廢溝。一律作廢。另開四五尺寬的圓桶大水溝。直通就近的水關兒。東半城。多半歸御河橋。西半城。多半歸溝沿。水有去處。自然雨過地皮溼。不致於聚水成泥了。（此條陳。曾於前年夏天。大約登過愛國報。

鄙人在天津。每在大雨之後。常體驗道路損壞的原因。原來道路之壞。不專在重車碾軋。我看下雨存水。是毀道路的一個大原因。水存則地濕。濕則易軟。經車一軋。越碾越深。越軋泥越多。越深越存水。所以泥過車軸。致有豬圈之稱。整頓街道。第一要普測地勢高下。第二要多開通渠。第三要軋的堅固。以上三項。是工程上的事。只要用得其人。工堅料實。涓滴歸公。京城的道路。必大改觀。若是辦工的人員。人人心裏有個倒二八。還要糊弄了事。三百萬銀子亦修不好。那可就不能往下再談了。至於歲修的款項。車捐舖捐。管保用不盡的。一面取締笨車。限制載重斤量。改良大車。使其輪小而寬。（車瓦寬平。暗含着有軌道

竹

的作用。嚴禁住戶舖戶潑水疊坡挖土等惡習。違則從重罰辦。以上都是巡警局區的責任。地方自治亦不能置身事外的。

我嘗見天津紫竹林各租界。拉貨的重車。終日不斷。道路永遠沒泥。固然是修的堅固。修的勤。有人辦事。及至細一體察。人家當初建築房屋地脚。皆按照工部局劃定的規矩。誰亦不能攬誰的水道。誰亦不敢侵佔街道溝渠。無論下多大雨。永遠是隨下隨向海河裏流。輕易看不見泥濘潦水。英法租界的交界處。(地名西開)。又有一個渚水的大深坑。(方圓有幾十畝大小)。故此街裏頭永遠沒積水。永遠道路乾硬。每日再用水車洒兩遍壓塵的水。焉能有凸凹不平一說呢。(每到下大雨後。請衆位。到東交民巷看看去。自然就知道我說的話了。)

總而言之。不注意路政。專憑電車。那是不中用的。至於省與省之交通。與此可不能併論了。(性質不同)。火車的好處。又比電車強的多。亦是得先修平了道基。然後纔能鋪軌。沒鐵路的地方。亦不可任其道路成河呀。鄙人悲痛天津電車的慘劇。意在審察利害。我那朋友是盼望

話

叢

圖

竹

園

叢

話

交通便利。意在進向文明。其實呢。我決不是因噎廢食。朋友亦不是非修不可。兩說合在一處。統名曰紙上窮嚼。當道果然決意興修。就是全國的報紙反對。亦是枉費。當道要是高低不修哇。就是全國的報紙提倡。那亦算是白饒。朋友既非提倡。我亦不是反對。但求審察事實上的利害。不能專說理論上的是非叻。

### 做買賣當知變通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十一月十一日第  
二千一百五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 頑固）

現在大小商家。亦不論是行商。亦不論是坐賈。都是愁眉不展。甚至閉門歇業。瞪着眼睛。淨盼太平年。恁想想。太平年亦得吃飯。年太平亦得吃飯。即或不太平。亦不能餓着肚子等太平。既赶上這宗不幸的年头兒。就得且戰且走。要是認定了老規矩。高低要犯死心眼兒。就是太平年頭兒。亦恐怕不行吧。

中國商賈。是最有道德的。是最能耐苦耐勞的。要按直理兒說。就該家

竹

給人足。市面活動。無奈受各方面的損害。可就不容易得利了。頭一節。官府不能盡心盡力的保商。第二節。捐稅反比外人納的重。第三節。越是自稱開通人。他偏有喜用洋貨的一個奴隸性。第四節。文人志士。說理太高。不知道商賈現狀的艱難。第五節。同業不懂商戰的學問。專能自相傾軋。至於匪人搶劫。那還算是饒頭呢。

必要把這幾層弊害除淨了。再做買賣。那得何年何月呀。惟有一面打鼓。一面摩旗。隨時隨勢。揣摩社會普通的心理就是了。果能變通得法。亦可以賺錢得利。就像這亂七八糟的年頭兒。一百兩十行。未必全都不賺錢。其中亦有佔光得利的。所以得利的原由。就在能對付。能變通。心眼兒活。不犯死鑿兒。不得利的。仍由於揣摩的不到家。

就說帽行吧。活心眼兒的帽舖。於改服之後。設法仿造新式的。草帽毡帽緞帽皮帽。人家居然就忙的不得閒。賣錢一多。其中還能說沒利嗎。犯死鑿兒的帽舖。高低是率由舊章。自以爲是幾百年的老字號。等主的候客。不做新式的貨。專等老主顧找上門兒來。此等做法。亦不能一

話

圖

圖

塊錢不賣。反正多賣少賣。其中可就差大了成色了。當初沒有報紙。藥舖都講究老字號。票板字跡模糊。門面釘糟木爛。越是舊像兒。買主兒越認頭。現在可不是那個年頭兒了。新開張的買賣。一登廣告。立刻四遠知名。比二百多年的老買賣。更賣錢。更得利。票板字跡清楚。門面金碧輝煌。你要還認定了老舊派兒。未免太不知變通了。

綉緞洋貨布舖。近年都代辦成衣。就這一手兒。買主兒進門就走不了啦。天津某綉緞店。把企呢一破兩開。買主兒用着很上算。該舖能如此揣摩。所以分外比別家賣的多。（企呢原來五尺多寬。凡做衣服的。必須一齊做兩件。纔不糟踏材料。今一破兩開。纔一尺多寬。買一尺長。是半尺長的價錢。做衣裳的方便多了）。天津開的羊肉館兒。分外的乾淨漂亮。不但應酬周到。而且價錢很廉。山東館兒。本地二輩館兒。又死又軸又皺。吃飯的全奔了羊肉館兒。還怨自己不賺錢嗎。今年秋天。有某某二君。由津浦鐵路。到南省買貨。聽說徐州一帶。今年豇豆豐收

竹

價錢極賤。於是乎。就把辦貨的錢。買了六百石菜豆。用火車運到天津。到津之日。正赶上行市大起。一倒手。賣出去。賺了兩三千元。(盒子利兒)。諸如此類。全在乎善爲變通。就能得利。要認準了一棵樹兒吊死。或是短斤短兩欺人取巧。再不然。傾軋本行。排擠同業。就照這樣做法。商務不用打算發達了。

### 無形的賑濟當放

(見中華民國元年即壬子年十月二十六日) 竹園

園

挑筐握籃的小生意人。以及製造日用常行物品的苦手藝人。此等人。終日奔忙。所得無幾。情景極爲可憐。小生意人。沿街吆喝。喊乾了嗓子。也未必喊出個買主兒來。及至喊出買主兒來。遇見個刻薄買主兒。專給個將夠本的價錢。或是給個利錢極微的價錢。不賣罷。天是冷的。時間是極短的。換不回錢去。晚上真沒有嚼嚙。賣罷。眼睜睜的沒利。白給他整批的買了來。送到他門上。連個腳錢賺不出來。實在的不上算。賣也不好。不賣也不好。窮人的心裏。可就不免的生出怨恨來了。

話

竹

園

雞

話

譬如門前賣零碎物件的。修脚刀子。剪子。鑷子。不過幾個銅元一把。火筷子。纔五六個銅子一副。切於實用。價錢極廉。鄙人看著。不覺的心裏另有一番難過。請想他一日的工夫。能作多少件。何況還有那堆鐵的本錢。房錢煤錢。那一樣也不能省。一天又准能賣多少件呢。全是賺的。都很有限。除去工料。所餘幾何。此外。如編織絲篋籬的。刷子馬杓兒。木梳櫛子。砂鍋砂吊兒。腿帶子。笄篋簸箕。凡一切居家必用的物品。無一不物美價廉。若沒有這般耐苦耐勞的傻百姓。給我們預備的完全齊整。我們能夠如此享福嗎。可見共同生活的幸福。不是一兩個人組織成的。

你再看馬路上那些擺攤的。風吹日晒。吃不得吃。歛不得歛。博些蠅頭利。無非爲養家養身計。作個安分守法的國民。正道求財。皆在可敬可憐之數。使全國的人民。皆如此安分守法。皆如此自食其力。士農工商各安其業。無游民。無餓殍。足食足兵。能說不是真正幸福嗎。

我們以後。遇此等小本營生。苦手藝買賣。除去著名要謊欺人的。我們

竹 得加意留神外。凡是公道老實買賣。我們買物時。總不可過於刻薄。得放寬。便放寬。得裝傻且裝傻。教他多賺幾個。我們權當放賑濟。

園 也不致於傷多少財。受多大窮。而無形之中所保全的。可就有說不盡的好處了。蓋天氣寒冷。米珠薪桂。多一個安分守法的良民。即少一個賦閒無事的遊手。少一個賦閒無事的遊手。即少一個暗偷明搶的盜賊。地方賴以治安。默收無形的効力。豈不比無益的揮霍。強的多嗎。須知這是個慈善問題。並不是工商實業的問題。幸勿以鄙陋瑣屑。看成無關緊要哇。

### 認假不認真

(見民國元年七月二十八號即壬子年六月十五日第一千零十一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 園

(原署名陶仁賢來稿)

話 世上真文明真開通的國民。全有辨別真假是非的能力。凡是那半開化的國民。多半是認假不認真。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真有學問見識閱歷的。固然是很多很多。可是迷迷糊糊的冤大頭。亦是成羣成夥。真正

竹 肝膽朋友。一位亦不交。越是白眼兒狠。越當作知心的好友。真材實料的貨物。高低不買。一層好看皮毛兒的奢侈品。反倒大衆歡迎。社會間。凡是肯爲社會出力的熱心人。人人皆不介意。凡是賣國肥家的大國賊。大滑頭。大騙子手。反倒看成當世英雄。是非不明。所以事事不能

進步。中國所以然的衰弱。就在乎認假不認真。

國

不必說國家的內政外交。用人行政。只就着我們社會間購買物品說。多半是此類情形。譬如洋紗吧。顏色好。價錢廉。可是一下水就跟軟蔥皮子一樣。我們中國舊有的葛布。價錢亦不貴。下十水。穿三年。你亦穿不壞。就是沒人買沒人穿。洋紗八九分銀子一尺。葛布價錢亦相差不多。藍夏布。不過一錢五六。白夏布。不過一錢七八。白夏布雖然比洋紗貴一倍。穿出來。可是又局統。又大樣。而且一件夏布褂兒。足穿三四年。一洋紗一下水就完。穿不起夏布的。何不穿葛布。睜着眼睛上當。豈不是認假不認真嗎。

話

我們中國的實地紗。麻地紗。官紗。真是顏色是顏色。材料是材料。花

竹

樣亦越翻越新。而且價錢不貴。一般無知的人們。他偏穿外國來的甚麼  
磨□□紗□□紗。

園

再說白麵。中國紅白麥子磨的麵。是真正糧食。吃到肚裏不受病。（高  
白麵。再磨細一點。過細羅。不可攪別的糧食）。二細子白麵。不過是粗  
一點。黑一點。總怨磨坊見小利。不會作買賣。然而不能說是吃不得。  
價錢呢。高的八個銅元一斤。次的七個上下。反正是真正麥子磨的。吃  
下去。肚子舒服。（前天舍下買了兩大口袋鄉下白麵。又乾又白又細。  
確是真正高白麥子磨的。五厘秤。纔五塊一毛錢一百斤。昨天有一位  
朋友。新從山西保德州來。說該處刻下的高白麵。每斤纔賣兩個銅子。  
可惜沒有火車通到太原府。致使該處莊稼人吃虧）。

最

機器磨的洋麵。原質不得底細。有說是烏菱粉的。有說是□□粉的。雖  
比麥子麵。又細又白。他可不是純正的糧食。不信你烙一張餅。擱到後  
半天。他一定是又硬又乾。（麥子麵的餅。不硬不乾）。機器洋麵。連吃  
三天必肚脹。燒的嗓子發乾。而且不容易消化。天長日久。必定要鬧肚

話

竹

園

叢

話

的。洋麵每斤。亦要賣七八個銅子。他的好處。就是一個顏色漂亮白。蒸食舖。燒餅舖。爐食舖。飯館子。全都愛用洋麵。只圖了外面皮兒好看。可就忘了吃主兒受病了。爐食舖用洋麵。櫃上更吃虧。(又費油。又不能多攔日子。乾的快麼)。只圖打開包兒說漂亮。賺哄買主。買主買了去一吃。肚子更吃了虧了。(中國麪粉公司的麵。確是麥子磨的)。

中國的各樣烟絲烟葉。全是真材實料。又好又賤。冤孽們。他偏不抽。外國來的紙烟。(就是烟捲兒)。又貴又有毒質。反倒爭先恐後。只抽得嘴臭。咳嗽。上了烟捲兒癮。(比鴉片烟的害。不在以下)。他還是直揀貴的抽。(越貴毒越大。受病越深。越是吸貴煙的。越算大人物。亡國奴的劣根性。大概皆如此)。

再說藥。中國的六味地黃丸。是補精髓的好藥。(桂附地黃丸。知柏地黃丸。杞菊地黃丸。歸芍地黃丸。全可以隨症變通)。人參健脾丸散。補中益氣丸。參茸衛生丸。全是健脾開胃補益中氣的好藥。柏子養心丹。天王補心丹。全是補養心血安眠的好藥。健步虎潛丸。虎骨木瓜丸。虎

竹

骨酒。全是堅利筋骨的好藥。坤順丹。烏金丸。白鳳丸。全是婦科的好藥。紅靈丹。臥龍丹。諸葛行軍散。周氏回生丹。痧藥。萬應錠。李野沛先生的靈丹妙藥。全是時疫救急的好藥。（閱報諸君。花幾毛錢。買一部醫方集解看看。各門的湯劑丸散。上面全有。再不然。到中國各大藥舖。跟他們櫃上帶氣兒的活人。要他一本丸藥目錄。自然全知道了。有許多的好藥。全都不登報傳揚。又不多散廣告。反使外來的嗎啡薄荷水。火硝檸檬汁。大賣暢銷。（這可是責備我們中國藥舖裏的一羣飯桶。不能淨責備吃藥之家）。

國

最

話

諸如此類。不能枚舉。中國人。事事不求真理。（不讀書。不明理。不重教育）。所以纔認假不認真。既然認假不認真。外人亦就投我們所好。樣樣全以假的哄騙。事事不給你來真的。請看我們國裡一切現象。無一樣不是越假越吃香。越真越受擠。將來大局的結果。一定是餓貓夢見咬尿脬。

## 戲園子亦要隨時改良

竹園

(見民國元年八月五號即壬子年六月二十三日第二千零十九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 倭來來稿)

竹

前幾天。我送朋友到天津。(友人回上海。我送到天津。爲是就勢逛一逛)。我同舊朋友。下了一回飯館子。聽聽戲。可巧那天晚上。(舊歷六月十二。即中華民國七月二十五日也)。貼的是王鳳卿的定軍山。汪笑儂與王少奎的斷后龍袍。王瑤卿與路三寶的五六本梅玉配。座兒上的不少。天氣熱的賽蒸籠。池子座兒每位四毛。包廂大洋四塊。包廂是熱氣撲臉。池子裡可是一地稀水泥。天津人亦真愛聽戲。凡是新來的角色。必要熱鬧兩三天。那天都要瞧瞧王鳳卿王瑤卿。故此上了個滿堂座兒。

臺

先說臺下當改良的。四面的窗戶應當大開。過過風兒。出出熱汗氣。臺上臺下。應當安幾個掛著的電扇。省得熱汗直流。這是一。(仍須多開旁門。留神火燭)。第二呢。賣吃食的太多。身上又不乾淨。過來過去。一身臭汗味。把客座的衣裳。都蹭髒了。招的客座怨聲載道。這是二。

話

竹

園

邊

話

第二呢。須實行進門買票的辦法。不買票的。不許入座。或是入座之後。跟着把票送過來。外國人的馬戲場全是不買票的不准進去。中國人的戲園子辦不到。由於中國人賤骨頭多。你不弄個印度鎖着他。他是高低不守規矩不遵法律。那天我見查票時。兩排併走。查票的。竟至八人之多。收錢的。收票的。寫碼子的。監察的。費了好大的事情。亂喊亂叫。把客座的視線。全擋住了。省事辦成費事。實在維亂無章。此宜快改者三也。請言第四。就是客座脫下來的衣帽。交給賣座兒的。賣座兒的交櫃之後。給客人一個號碼牌子。此法。最容易錯亂。碰巧就須打糊塗麻煩。譬如散戲之前。取衣帽的時候。賣座的又把牌子要了去。假如弄錯了。弄丟了。他來個硬不認賬。客座是乾沒法子。不如改爲三個同號的牌子。憑牌子收衣帽。當下用有牌子的繩兒捆好。遞給物主一個牌子。賣座兒的再帶起一個牌子來。衣物交櫃之後。等到快散戲之前。歛客人的牌子。須把自己腰裏的牌子。對號兩手換。送衣帽時。再憑號牌兩手換。如此辦理。兩不能圖賴了。此臺下應改者四也。（若用紙格。

註明物件花色更好。現在總算道德高。五呢。臺上不應當賣座兒。天津的戲園子。每到夾凳子時候。臺上頭。上場下場門。賣了個滿座兒。竹戲角兒出入。很不便當。那天王鳳卿的黃忠。要完了一套大刀。臨進去

的時候。刀尖正掛在一位衣裳襟上。幸爾一揪卽下。不然很不雅觀。第六呢。開戲太晚。(八點多)。前場乏戲太多。散戲又太晚。夜半一點零五分。耗得人困馬乏。弄得兩不耐煩。不如少唱乏戲。乾乾脆脆。十一

點半散戲。又顯光亮。又顯精神。第七呢。梅玉配一齣。王瑤卿路三寶的唱工作派。總算是第一的細膩傳神了。可惜戲文的迷信太多。未免有點兒不相宜。勸善懲惡。固然是警醒下愚。無奈闖王火神大仙。連見四場。直成了風神演義了。(王瑤卿是戲界的鬪手。諒不以我言爲非)。總而言之。天津戲館子。種種的不善。我們北京亦犯此病。願諸君隨時變通辦理。自然日進文明了。

## 北京婦女的裝束宜改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六月十八日) 竹園  
(第二千零十四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 率 眞）

竹

北京的婦女。無論旗人漢人。皆不纏足。這是一件極文明的習慣。南城外。雖有纏足的婦女。大半都是外省人。其餘就是外鄉來京傭工的女僕。（北京呼爲老媽兒）。北京本地人。纏足的。實不多見。此等好風俗。亦並非北京婦女有甚麼高識遠見。不過因爲北京旗人多。旗下婦女。皆不裹腳。漢人效仿旗裝。亦不裹腳就是了。

圖

鏡

旗漢婦女。雖然都不裹腳。梳的頭。可是旗漢不同。旗人婦女。多梳兩把兒頭。（在當年。旗人只梳兩把頭。又有老派新派之分。近年風俗大變。甚麼樣兒的頭都有了）。漢人婦女。又不得一樣了。在三十年前。多梳喜雀尾兒。平三套。後來又多梳蘇州檝。在梳平三套的時代。誰家要梳蘇州檝。誰家就落個浮華的批語。及至平三套喜雀尾。淘汰淨盡。滿街上。全是蘇州檝了。庚子以後。漸有改梳盤頭的。（圓頭。北京呼爲盤頭）。大多數兒的輿論。又說是浮華匪氣。其實蘇州人現在梳的頭。準還是蘇州檝的舊式樣兒嗎。（那是人家三四十年前的舊樣式）。

話

竹

圓

發

話

無論梳甚麼樣兒的頭。全都沒甚麼危險。不過是首飾樓最喜歡常改常換。人家跟著沾點光。惟獨北京婦女所穿の木頭高底兒鞋。（又名花盆底兒。可是件極不講理的野蠻習慣。穿不慣的。最容易把踝子骨給崴折了。（踝。本音跨。俗念懷。崴。念歪的上聲）。穿一件極長的大襖。再晒上兩隻高橋。行走一定不利便。一跤跌倒。就須一輩子殘疾。（街鄰某姓。娶一新媳婦。過門纔一個多月。有一天住家回來。剛一下台階。脚底下一滑一歪。把踝子骨可巧崴折了。疼的直叫喚。後來請正骨科的先生調治。花了二百多塊錢。直治了四個多月。現在落了個癩媳婦。挺好的。一個新媳婦。架單拐。這都是木頭高底兒的壞處）。以後北京的婦女。不論旗漢。可以改改裝束。（就是改改打扮兒呀。梳圓頭。穿短一點瘦一點衣裳。（亦別太短太瘦了）。散腿褲。薄底兒鞋。（或家做兒。或皮鞋）。遇有喜慶大事。或赴讌會。可以再穿上一條單裙子。如此一改。又局面。又大樣。又時道。又利便。（即仿照廣東婦女的裝束就好。蘇杭上海的裝束太瘦小。不甚合宜）。

竹

北京婦女。若按鄙人這個主義改裝束。有許多的好處。要是高低要穿長衫大襖。一定是非穿木頭高底兒鞋不行。要打算免去危險。非改成南方打扮不可。衣服顏色不宜大紅大綠。更不必向臉上大抹紅胭脂。總以清雅素淡。簡爽利便爲宜。先從年輕的婦女改起。等到改裝的日見其多。那舊日的蒙古打扮兒。自然就慢慢的都改了。凡給姑娘作嫁裝衣裳的。不必跟婆婆家商量。就給他個倭改老會。改裝自由。那倒是小事。怕崴折了踝子骨是真的。

## 要認價是商業中的大病

竹園

(見民國二年即癸丑年三月廿五日第  
二千二百七十七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 討 厭)

話

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這本是中國商人的舊道德。至今北京市面。此等體面鋪戶最多。真是老的不欺。少的不哄。公買公賣。不賺虧心錢。像這類體面買賣人。總算是給中國商界露臉。而且人家的那個買賣。亦是越作越有字號。越作越發財。

竹

有些個不地道的買賣人。總以欺騙爲本領。偷工減料。假貨亂真。其中最能敗壞商業信用的。就是隨便要謊價。買物的一個不留神。就得吃他們一個大虧。

園

北京坐舖兒的買賣。大約都是言無二價。擺攤兒的買賣。可是等等不齊。過路兒的買賣。(即游行商人。要價更沒有準稿子。招的買東西的主兒。反都不敢買東西了。你瞧這是商業中的大病不是。

叢

天津的買賣人。更靠不住了。坐舖兒。亦有說謊價的。小錢舖兒。是連抵換帶偷。(好俊買賣人)。馬路上擺攤兒的。與串胡同兒吆喝的。多半是硬拍要大謊。市場裡頭有定價的物件。敢情亦不真實。前者有位舍親到天津住了些日子。纔知道天津買賣的欺人。西馬路有一家估衣舖。掛着洋絨花氈子。問他多少錢一塊。一張口兒。他就要三塊八毛錢。給他兩塊錢。不賣。走出幾步來。讓到三塊五。又添到兩塊五。賣時。後來又到估衣街挨著家一問價錢。一樣的東西。全要一塊六七。(大概一塊五毛錢就買下來了)。可見這塊氈子。是明明的多花了一塊錢。又

話

竹

某日在某市場內。買了三套木梳。每套五把。四毛錢一套買的。第二天。門前有串街賣木梳的。拿進來一看。與昨天是一樣的東西。一問價錢。要九十枚銅元一套。給他十八個銅子一套。你猜怎麼著。賣啦。

國

某日門口又買玉器首飾。兩個翠玉針。要價十三塊。給價七毛錢。多了不要。賣啦。又有賣鮮花兒的。碧桃。乾枝梅。每盆要兩塊五。給價四毛錢一盆。賣啦。插枝的玫瑰花。要兩毛錢一枝。給三個銅子一枝。賣啦。諸如此類。不能枚舉。天津賣魚蝦的。賣青菜的。至到賣葱的。都能要大謊。還是硬拍硬甩。瞪著眼睛瞞人。洋貨舖。(天津呼為鬼子舖兒)。銅貨雜貨廣貨舖。估衣舖。全是隨意要大謊。外鄉人。初到天津。買東西可要格外的留神。北京本是個誠實市面。近來亦頗染受此病。因為信用一失。好買賣人亦跟著受了惡影響了。

叢

話

請內務部。通令各省警察廳。嚴禁商人說謊價。(日本市場。有懸引的罰則。懸引即要謊也。買賣人一要謊。公署即干涉罰他)。一見駁價就賣的。就揪到總廳重罰。貨價的貴賤。由貨主自定。愛要多少。隨便。可

是言無二價。愛買不買。若是駁回亦賣。就從重的罰他。中國的警務。亦辦了許多年了。商會亦立了許多處了。此事若不能辦到。請問您都管甚麼事呀。(韓麻子叉腰。要錢)。

### 忠告北京的瓦木匠

(見民國元年即壬子年七月十九日第)竹園  
(二千零四十五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原署名 樂天)

北京城的瓦木兩作大師傅們。建築房屋。有規矩。有傳授。蓋出來的房舍。稱得起是合樣壯觀。皆因京城地面。富宦最多。太平無事的年頭兒。有的是銀子。一年到頭。真有淨用這項工夫的。不是修花園兒。就是蓋住宅。瓦木兩工。無一樣兒不講究。俗語說。巧主人。拙匠人。匠人即或拙笨。架不住常遇見巧主人。主人畫出樣子來。會調度。會監工。匠人們暗含着就學會了許多的本事。匠人若是心靈手巧。做出活來。那更是格外的漂亮了。

北京城。講究工程的主兒多。所以發生出許多的大木廠子來。遇有大

宗的工程。工料一切。人家亦真有譜兒。就是那應散活的大師傅們。亦沒有瞎抓胡稿一說。

竹

我今天。怎麼又想起忠告諸位大師傅們呢。皆因年月改變。時代不同了。您要認定了老傳授。老規矩。高低犯死心眼兒。您要整年的掛對歇工了。必須隨時隨勢。變通成規。衆位既可養家。又教蓋房的主兒。可心痛快。房子隨時合樣。還得延年結實。現在的年頭兒。與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當初銀錢富足。工錢小。吃歡賤。空地賤。灰斤麻刀。木料磚瓦。無一不賤。稍微存幾個錢的。就能蓋房。然而在那個時候兒。還都說土木之工不可擅動呢。現在是甚麼年頭兒呀。財主都避居租界。不但不蓋房。還要賣房哪。中等人家。老房打算重修。一想材料都貴。工人們全都起膩磨蹭。料算著一千塊錢可能成功的。不想開工之後。一千五百塊錢亦完不了事。勢成騎虎。又不能半路停工。進退兩難。多有後悔輕舉妄動的。諸君要體貼主家這番苦處。總是實誠脆快爲妙。好名譽做出去。再有動工的。亦敢請您商議了。這家快快的收了工。還

園

叢

節

竹

有旁處請你呢。你要是按照老規矩磨蹭。（總講究木匠吃條兒。瓦匠吃縫兒。歡茶。說閒話兒。再不然淨吊綫，不做活）。十天的活。一個月亦完不了。把主家急的直蹶脚。恨不能把大師傅們打罵一頓纔痛快。心裡雖然發恨。面子上可又不肯。沒法子。多加酒錢吧。好容易把工程盼完了。頭髮亦急白了。發狠賭誓。從此高低不惹瓦木匠了。以後再有工程。就是找南方人開的公司。連工帶料包了去。又省錢。又省心。又結實。又合樣。可不生這份兒窩囊氣了。衆位呀。你們若是把蓋房的主兒。都傷透了。你們還能有飯吃嗎。

園

養

還有一路主家。花錢買房。高低不蓋房。這種經驗。就是被瓦木匠給擠出來的。人人買房不蓋房。瓦木兩作。還吃誰去呢。

話

至於修補勾抹。仍然離不了瓦木匠。瓦木匠仍舊的起膩磨蹭。主家可就沒法兒辦了。凡是養房產的主兒。無不咬牙切齒。等到再想出省錢省心的新法兒來。衆位可就更苦嘍。俗語說的好。會吃的常吃。不會吃的短吃。名不去。利不來。願瓦木兩作的大師傅們。痛改惡習。掏出良

心來好好的做字號。有人敢惹。纔能家吃飯呢。

### 蹦蹦戲當禁

(見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第二百九十二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近一二年來。天津地面。發現一種野蠻淫戲。下等社會的男女老幼。很歡迎的。其戲名爲蹦蹦戲。就如同鄉下唱的大羅腔一樣。(各州縣各鄉村。有一種小戲。名曰大羅腔。每到大秋以後。串走各處。這裏三天。那裏五天。搭上一個蓆棚子就唱戲。淫腔邪調。滿嘴裏胡說亂道。連翫笑帶撒村。越有婦女。他們要笑的越高興。越要笑。婦女們越歡喜。傷風敗俗。拐騙婦女。甚麼不好的事情全都有。直不能睜眼睛。外州縣。山高皇帝遠。直無人過問)。

蹦蹦戲初到天津的時候。唱了不多的日子。就被巡警局驅逐了。後來又在河東租界裏搭棚演唱。戲價又極賤。於是招惹一班無知的婦女。邪了心的去聽蹦蹦戲。

前些日子。本報登過兩段新聞。又接了幾封來函。全說蹦蹦戲亟當禁

竹

園

叢

語

止。近日聽說。河東與國租界的崩崩戲。已竟遷移到某租界去了。（不是意租界。就是俄租界）。無論他遷移到那裏去。也是惑亂人心。我怎麼說。崩崩戲理當禁止呢。只因河東一有了崩崩戲。城裡城外河東東西的婦女們。沒老沒少。全上了崩崩戲的癮了。就彷彿不吃飯全成。不聽崩崩戲可是不成似的。日子也不過了。活計也不做了。老太太們去解解悶兒。尚可原諒。惟獨年輕的少婦。以及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穿紅掛綠。擦胭脂抹粉。也全都去開這個野蠻眼去。我們中國婦女的人格。也未免的太低點兒了吧。

鄙人未到河東親眼調查。據羽友們說。崩崩戲。太不像話。婦女們。到戲園子門前。即有許多的輕薄人。站在兩旁。品頭評腳。入園之後。男女混雜。戲臺上頭。真賽活春宮兒一樣。婦女們越看越愛看。越聽越心邪。日子長了。還有好事情嗎。眼下就壞了不少了。風聞去年有匪徒於夜間散戲後。在牛路搶劫衣物。強姦婦女之事）。

那位說。社會上這樣的大害。官場中有整飭風俗之責。怎麼置若罔聞。

竹

全都不管呢。莫非是我們中國社會間。理當有這種開通風氣的陳列品嗎。還是真辦不動呢。我說這些事。也不能竟怨官場。官場也並非願意有崩崩戲。不過是耳目不靈。不知道社會間的眞象。公事賢勞。焉能把這些事着在眼裏呢。豈不知這類事。關係極大。而且正是做官當辦的事情。租界裏的洋員。他不懂甚麼是好戲。甚麼是壞戲。在中國的風俗上。也用不著關心。只要納租。他就不管你。中國官與租界的官。彼此全不干預。故此這些人們。纔越辦膽子越大。又加上天津的風俗。本來就壞的不可問。中下社會。沒受過教育的太多。直不懂得甚麼叫好壞邪正。近來天津的婦女。雖然不知道學堂。戲園子的字號。可是全知全懂。甚麼天仙丹桂咧。興盛元昇咧。包廂咧。散坐兒咧。連說帶比方。老媽媽講給青年的女孩們聽。說的還是津津有味。你瞧這女學不興。國家受多大的影響啊。

叢

語

咱們乾脆說吧。此事先請議事會多多事。稟請大帥。一面由海關道憲。照會各國領事。一體禁止。一面由巡警局憲。嚴禁中國地面的各戲園

竹

子。演唱淫戲（也不止於是崩崩戲）。一面由大帥通飭本省各州縣。一律出示嚴禁。若能通咨鄰省。一律照辦。更是功德了。在大憲不過一語之勞。費不了許多的事。社會間保全的極廣。受的益處。可就說不盡了。要是僅禁天津。不禁旁處。不但禁如未禁。而且永遠除不了這種野蠻現象的壞根子。

園

若慮這羣唱戲的。日後沒有生計。本報今天附張上登的越南亡國慘新戲。可以教他們排排。也用不了多少錢的新行頭。那是北京田際雲諸君。串改好了的。拿過來就唱。七八天的工夫。就可以排一齣的。耳目一新。感動最易。演新戲的風氣一開。風俗自然就慢慢的變化過來了。天津移風樂會的劉子良先生。也很熱心此道。鄙人上次已勸他老先生。排演這齣越南亡國慘。將來排出來一唱。只要有好唱手。形容得再活潑盡致。社會間沒有個不歡迎的。此外再勸居家的家長。舖戶的掌櫃。嚴禁婦女小孩夥友學徒聽淫戲。我這段演說。就算澄白說。喝。好熱天哪。你不心疼我這一身汗嗎。

蔬

園

### 濟困扶危功德莫大

(見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  
(第三百五十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本月初三日。大公報上登着一段新聞。說是小稍直口民婦王杜氏。生有七子。三女。多在幼稚。長男名王春蔭。年僅二十四歲。於去年該氏夫故。一產未遺。舉家全賴長子養贍。王春蔭。刻因失事。衆口嗷嗷。窘迫萬狀。現又兩弟患病。醫藥無資。於日前夜間嘆與母言。找友借貸。二日未歸。俟訪方知伊因情急無路。投河輕生。業經永豐屯地方。將屍撈獲。日昨伊母。已據情懇請審判廳攔驗。唉。衆位你看可憐不可憐。可慘不可慘哪。

昨天友人李松秀先生。談到此事。說某某先生。大發熱心。要打算聯合幾位熱心人。提倡提倡。救濟這一家子人的性命。說的辦法也很不錯。是把王春蔭的這幾箇兄弟。全安置一箇恰當的地位。年長些的。給他找箇事由兒。該上學堂的上學堂。該歸工廠的歸工廠。該入廣仁堂的收入廣仁堂。其餘家裡的人口。大家給他籌點兒現款。以爲養生之計。免

得這一家人挨餓離散了。

竹 按王春蔭家有一母六弟三妹。全指着他一人度活。今因一時愁急。竟爾投河脫累。鄙人對於此事。生出無限的感慨來。

頭一節。中國女學不興。婦女們全都倚靠男子爲性命。男子升官發財。婦女們立刻就尊貴。太太小姐的亂稱呼。穿金帶銀。使奴喚婢。男子若是貧困不能自立。婦女們立刻就降三級。所以中國有句俗語說。丈夫有錢妻子貴。您想中國的女子。可恥不可恥呀。假如女子全有點普通知識。或學點工藝。有本事賺錢。何至於離開男子就受罪呢。

第二節。中國實業不起色。年年利權外溢。大敞着門進洋貨。富貴人。直買不歇着。本國的工商。可是多一半賦閒無事可幹。就按天津一處說。如王春蔭的這樣人家。豈止一家呢。終年拆東補西。典押度日。良善之家。尚可安貧守分。不顧臉的。可就甚麼事全幹了。

王春蔭這一家人。就止受這兩種病。假使他家的婦女。能夠做工做事。每月必然賺幾塊錢。幫補男子過日子。假使中國工商大興。不銷外國

竹

貨。我們中國人。必然全都有些營生。何至於遍地是閒人呢。此次□□李松秀二位先生。提倡周濟王春蔭。鄙人也很贊成。大家果能稍微慈悲心。把酒飯錢。賭博錢。嫖妓錢。挪出幾成來。他這一家十口。或不至於東離西散。投河的王春蔭。他就算是以身殉家了。其愚可憫。其境可痛。然而我們不可說他愚。眼睜睜的開開門子十口人。沒有進項。日不聊生。淨發愁。就把人愁死了。還等跳河嗎。一狠心跳河。也是萬般出於無奈處。

園

錢

歸

富貴人。對於此等事。千萬要動動心。當王春蔭未跳河之前。若有人周濟他三兩塊錢。暫濟燃眉。他稍有一線之路。也不致於自盡哪。闢老們。果能存一分利濟心。每天少吸五個銅子的烟捲。就能救活一箇人一日之命。果能省去園館居樓的浮費。就能救一家數口之命。果能大家全都掏出一分真愛國愛羣的心來。少買洋貨。多助銷本國貨。就能救全國窮人的性命。

中國物產豐厚。財源本不窮。怎麼餓殍載道呢。就由於官吏坐耗民脂

竹

民膏。不給民間興利除弊。局所林立。奴隸成羣。前護後擁。威儀赫赫。衣錦食玉。馳馬跑車。恣猜樂的是甚麼呀。噯。樂的就是王春蔭這一類人的性命膏血。假使王春蔭這一類人。全都變成強盜。閹老們。也就沒得可樂了。假使閹老們。稍在窮人身上存分心。王春蔭這類的人。也就不致於投河了。

園

## 天津混混之兇惡

(見官統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第五百六十五號天津竹園報)

竹園

窟

十年前。天津地面。有一種土匪。名爲混混兒。又叫混星子。又名鍋匪。無法無天。極其兇惡殘暴。比南省的青皮光蛋。兇惡的多。此項匪類。公然聚集多人。設立鍋夥。(每立鍋夥。必先吃麪。吃麪後。即持刀尋衅。謂之鬧事叫字號)。有頭目。有黨羽。平日任事不幹。游手無業。專以訛詐富戶。魚肉商民。保護娼寮爲生。稍不如意。立時聚衆羣毆。拆毀房屋。雖文武地面官。親身彈壓。匪等亦毫不懼怕。故此天津有種俚曲。沿街叫唱。名爲混混兒論。其中有(福過太爺的驕。揪過副爺的馬)。

話

之句。太爺是誰呢。就是天津府縣。副爺就是城守營四門汛各武官。合肥相國在津時。曾奏明立案。懲治混混。准照行營例就地正法。故此那時候。凡拿獲混混。必交行營營務處過一堂。就恭請王命。立正典刑。所以合肥在任時。緝匪欽迹。

十年前。天津縣衙門前。有幾個站籠。專爲混混設立的。若在此時一議論。必說是野蠻刑具了。豈不知天津地面混混的兇惡。非蟒鞭站籠不可。自從免去蟒鞭站籠。匪徒的胆子。立刻又放肆大了。語云。禮敬君子。法制小人。野蠻人格。非以野蠻刑罰對待不可。

李文忠公去任後。匪胆又大。聚衆羣毆。欺壓商民之事。時有所聞。某處混混。與某處混混羣毆。竟致將街面舖戶的門窗搗碎。彼時有位剛明清廉的好天津府。李蔭梧公祖。嫉惡如仇。辦事認真。當時派兵。將兩造的頭目獲住。稟明制軍。恭請王命。將兩個混混頭目。立時正法。人心始定。

庚子四月。義和團之亂作。天津地面的混混。又多人入在義和團。設壇練

竹

拳。殺人放火。聯軍破城後。此項匪類。有改邪歸正的（極少）。有竄至海下變爲海洋大盜的。有奔往營口及東三省。歸入竊匪的。有在天津地面以拐賣人口爲生的。有託名腳行。聚衆把持碼頭。幸爾袁宮保於接收地面後。一味的雷厲風行。凡是平日的混星子。一經拿獲。立即正法。殺了約有百餘匪類。地面立見平安了。

園

自袁宮保離津後。地面上的巡警。專以和平爲文明。遇有匪徒滋事。全是和平對待。再不然。挨罵不還口。挨打不還手。嚶呀。糟了糟了。不但警務不見起色。反使匪徒輕視警章。肆意欺壓良民了。要知天津地面。目下雖沒有明察的鍋夥。那舊日的混星子。仍然是不安本分。不是欺壓良善。就是訛索商民。再不然把持腳行。聚衆尋衅。他們知道近來天津的警務稀鬆帶平常。他說弄到極處。不過罰他二三年的苦力。萬不至於蟒鞭站籠。就地正法了。於是匪胆日恣。大有死灰復燃之勢。被欺的良善商民。誰敢控告他們哪。當初將收回天津地面時。巡警局曹總辦。趙總辦。真是嫉惡如仇。除暴安良。混星子們。全都藏匿他鄉。不敢

語

叢

竹

在馬路上行走。馬路上。連個打架的都沒有。不意近年來。警章日見其鬆。居然有硬向巡警官講橫的。巡警們。反倒一味的謙讓。總局裏。亦不十分認真。此等辦法。最能使匪胆放大。轉給良善的商民留下害了。語云。火猛而民畏。水懦而民玩。天津的混混。是最兇頑不過的。欲用善勸感化的迂法子。對待混混。簡直的是潑油救火吻。

園

運帥不久將晉京。辦理陵差。天津地面。警務對待此種匪徒。須有極嚴重的辦法。纔能保護良善。消患無形呢。若仍用善男信女的手段。我恐怕天津的匪徒。又要起來。鄙人爲閩閩治安起見。不能不忠告於當道諸公。

菴

### 論天津巡警各分區不應撤刑

(見宣統二年七月二日天津白話報)

竹園

話

直隸巡警道舒觀察。自到任以來。勵精圖治。所有一切設施。純以恪遵部章爲宗旨。若論官場中辦事的。果能人人如此。已屬不可多得了。無奈事情千變萬化。風俗到處不同。恪遵部章。部章未必盡美盡善。即或

竹

美善。也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倘或概不變通。一味的拘定了呆法。將來或有貽誤。吾恐部裏不認其咎吧。

園

即以天津地面說。民情浮詐而刁悍。（這可說的是下等社會。若中上社會。頗能好善急公。）土棍混匪。慣講羣毆。（匪徒的聚處。名爲鍋夥兒。故此又有鍋匪之稱。每一鍋夥。必有大小頭目若干。黨羽若干。天津地面。鍋夥足有幾十處。每處多者一二百人。至少也有幾十人。凡欲入夥的。名爲開逛。大家聚資吃麪。發誓訂盟。一有事端。互相援助。「開逛之後。即須尋衅鬧事。名爲叫字號」。輕者吃娼窰。訛財主。重者爭行奪市。率衆羣毆。「天津土匪。慣能做假傷」。甚至房上借錢。綁人勒贖。強借不遂。即尋衅碰毀房屋傢俱。毆辱主人。地方營汛。不敢緝拿究辦。被害之家。也不敢出名告發。皆因恐怕該匪等報復尋仇。官家又不認真保護。受害之後。不能伸冤。反又多加一層禍害了。前任直督李文忠公。奏定懲匪章程。凡混匪糾黨二人以上。率衆羣毆。擾害閭閻者。拿獲立時正法。自奏定之後。嚴辦了不到幾年。殺了幾個大頭目。地面

語

叢

竹

國

鏡

話

居然就安靜了。那時候。天津縣衙門內外。必有幾架站籠。遇有混匪滋事。拿獲到案後。至輕者。也打五百蟒鞭。甚至有打一千八百之後。弄到站籠站死的。（若在此時。一般新學家。必說是野蠻酷刑了。你豈不知天津的民情。非峻刑不能治理。又有說。此項頑民。實由於沒教化。與其說嚴刑。不如施教化。豈不知教育固不能不重。然刑罰也不可廢弛。若以教化感頑。實在是書生豆腐論。將見匪膽日肆。良善不能安枕了）。光緒二十四五年間。河北關上下。混匪羣毆。砸毀三條石舖面若干。天津府李蔭梧公祖。立飭四門汛嚴拿到案。府尊趕緊上院。稟明制台說。若不嚴辦。混匪一定又起來。地面無安靜之日了。於是制台恭請王命。將爲首羣毆的二人。當日正法。於是匪膽始寒。光緒二十八年。袁項城宮保到津後。深知天津混匪之刁悍。於是派兵按名嚴拿。共斬了二三十人。海河一帶。又擊斃海洋多人。（皆係混匪）。其餘的或逃往關外。或不敢出頭露名。於是閭閻始安。人心始定。

巡警道舒觀察。今年夏天到任之後。卽出示嚴拿混匪。以保公安。一時

竹

園

環

話

良善的商民。無不額手相慶。說是有這一張告示。混匪萬不能再起來了。不料到了六月間。警務公所又傳知各局區。將刑具一律繳燬。說是實行違警律。刑事犯全送審判廳了。彼時有幾位警界的朋友。我們閒談閒論。我就說了。衆位。你們看着。遲不了半年。天津的混匪。一定又要起來。要知下愚頑民。他懂甚麼叫部章警律。他就知道巡警局已竟不敢打人。鬧事的沒有多大罪名了。請看近來站崗巡警的尊嚴。十成已削去八九。常有馬夫車夫口角。都不服巡警彈壓。再蠻橫一點兒的無賴混星子。居然向巡警瞪眼。不但嘴裏不乾不淨。他還反倒許多不依不饒。巡警的威嚴一天不如一天。匪徒的膽子一日大似一日。將來必有打巡警。罵巡官。砸毀巡警局那一天。(緊跟着搶當舖。搶米面舖)。巡官極大的威權。不過將他送交公所。公所拘於定章。不過轉送審判廳。也不打。也不押。當天就須取保開釋。你們挨打挨罵的警爺。可就淨剩了乾鼓肚子了。你們若是不平。一定立在原告兒的地位。難道堂堂的警官。還能跟土匪一同在審判廳打官司去嗎。

竹

圖

叢

話

彼時這幾位朋友。聽了我這話。也有搖頭的。也有微笑的。內中有一位說道。公所送廳的重案子。廳裏不能辦的太輕了。我說。嚶。老兄。你們幾位是學堂出身。不知道官場的黑暗。又多是外省外府的籍貫。不知道天津的民情。今天我說的話。你們幾位必不以為然。你們再向各區的區官。探聽探聽輿論。就知道我的話並非太過了。據我看。天津各警區。非添設笞杖刑不可。凡遇凶惡棍徒。不聽巡警指揮彈壓的。向巡警逞蠻發橫的。打罵巡警的。辱罵巡警的。擾害治安的。咆哮公堂的。率衆羣毆械鬪的。馬車夫仗勢欺辱巡警的。以上各種情形。俱是近二年天津見慣的常事。以後凡遇此項匪犯。揪獲到區後。准區官先行用刑懲戒。然後再送公所。按律懲辦嚴罰。如係良民平民。偶犯警章。並無不服指揮彈壓之事。照章罰辦。不得擅自用刑。若係訴訟案件。並無逞蠻滋鬧情事。當了則了。不能了的。轉送公所或審判廳。不准擅自用刑。若拿獲竊盜各犯。應以贓証爲據。也不準用刑逼供。致成拷打成招之冤獄。如此辦理。不濫刑。也不致於廢刑了。幾位朋友聽了之後。全都

點頭稱是。這話是六月下旬。我們閒談時候說的話。彼時我要作篇演說。一忙可就忽略過去了。昨天我碰見一位當日在座的朋友。我說二十天以前。各區設刑的話。他還記得不記得。朋友一笑。略談而去。總之。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自刑律一寬。於是犯法的日益加衆。寬縱一個兇惡。反害了無數的良民。土匪以抗官犯法爲榮。慣能以身嘗試。執法的一味的仁厚。不加嚴懲。豈不是寬縱一個犯法。引誘百個犯法。保護匪徒。轉成殘害良善嗎。人說救中國之亡。須實行立憲。我謂救中國之亡。須嚴罰重賞。

## 火後談

(一)

(見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  
(第一百七十九號竹園白話報)

竹園

初八日下午。本館房後。六吉里胡同東口。源豐潤新泰興院內。茶房煤油燈失慎。幸經立時撲滅。這一場小火不要緊。又勾出我一段絮叨來。

(一) 何公館。平日預備有水龍。一聞警信。立即上房施救。雖不能將火當時救滅。可是比束手專候消防隊強多了。凡事有備無患。說的一點兒也不錯。

(二) 六吉里胡同。兩面全是高樓。惟獨中間遠何公館一面。有兩三間平臺。公館裏的

竹

水龍。即從公館裏上了平臺。向北院裏射水。假使沒有這平臺。雖有水龍。也不能在高樓頂上救火去。足見當初建築佈置的細心。這兩三間平臺。未嘗不是因為救火而設的。

(三) 消防隊。救災整齊嚴肅。一聞警哨。沒有十分鐘的工夫。全隊齊到。奮力的撲滅。比當初水會救火還急速。還踴躍。足見平日訓練的精熟。

(四) 火場驅逐閒人。最是極好的辦法。當初沒巡警。水會救火的時候。幾十夥水會齊到。街道就擁擠的走不開了。每夥水會。必有幾十拿旗子的。搖號鈴的。好容易擠到火場。火也着大了。看熱鬧的。拿旗子的。搶東西的。亂七八糟。水激子也放不了幾架。挑水的也擠不過去。常有把小火縱成大火的時候。前天我見六吉里救災。巡警四面紮往。不准一個閒人過去。消防隊施展得手。全是巡警驅逐閒人的好處。

叢

(五) 自來水取水方便。比當初現在河裏挑水去。利便多了。前年冬天。舍下的北鄰有災。河裏已竟凍冰。錯過了自來水管子。簡直的沒地方取水去。足見自來水。於地面救災上。有許的好處。還有幾條管見。我也說說。

諸

(一) 以後遇有火災。仍宜仿照舊日水會鑼撥子的辦法。四路鳴鑼往下傳。那位說啦。消防隊全有電話。電話一知會。消防隊到了。救災完事。何必大驚小怪的鳴鑼呢。我說。鳴鑼。不是為知會消防隊。這二年天津有了火災。一概是睡臥火災。常有東街有了災。西街不知道的。買賣舖的夥友們。誰能永遠不回家。或是偶爾回家。或是偶爾告假有個應酬。可巧本舖子有了災。或是本街有了災。夥友一概不知信。即至第二天一上舖子

可就落了不是了。親朋友有了災。或親朋的鄰舍。本街附近有了災。全到場幫助救。即或不准閒人過來。事後也當慰問慰問。自從有火不傳鑼。時常的有火不知信。親朋有因此抱歉的。夥友有因此散事的。望管理消防隊的大人。趕緊添設報警鑼。世道人情。不可不體貼呀。

(一) 木門面的房子。永遠不租煤油洋貨舖。舖戶不准多存煤油。賣煤油火柴的舖子。須有明暗簷子。收存火柴煤油。這全是防患的布置。

(二) 穿街道。小胡同。人煙稠密的地方。須格外勤諭小心。或將街道胡同拆改寬些。將來就是不幸有了災。水激子也可進得去。不致於人力難施。以買賣街道而論。如估衣街萬壽宮胡同。楊家胡同。沈家胡同。全都危險得很。以住戶而論。如針市街的藍家胡同。何家胡同。鄉祠南的拴馬椿一帶。全都進不去激子。幾百家人家。葦笆牆屋。三四尺寬的小胡同。家家燒柴做飯。家家點的是煤油燈。家家堆柴禾。家家的婦女不小心。平安便罷。一不幸有了災。人力難施。一連一大片。人在忙亂中。還怕逃不出來呢。總之。凡事是越辦越精。好處。精益求精。不好處。隨時改良。今天這段演說。前五條。務望精益求精。後三條。要緊的想法子辦辦。事關公衆的安危。想當道必不把我所說的話。當作耳旁風吧。

## 火後談

(二)

(見宣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第三百五十一號民興報)

竹園

(前略)(第三。巡警局宜干預保火險的)。近年以來。保火險的公司越開越多。被保的亦是越來越。果然兩造把心眼兒全攔正了。按着正經買賣做。未嘗不是兩面有益的舉。怎麼近來的火災反倒多了呢。要說故意放火。希圖賠款。一百家裏。未必沒有幾家。要說多一半是放的。那可難免有冤枉的了。就是放的。亦要有真憑實據。查不出證據來。亦得賠他。反正一偏火險。人人在火燭上大意不留神。這是普通的毛病。我管見東街上各舖戶。有小小的舖戶。門上釘着兩三家保火險的牌子的。假如真燒了。這兩三家全都得賠他。要說他不值。既然不值。你當初為甚麼保他這些銀子呢。可見這些過處。全在保險公司了。總而言之吧。當賠不賠。被保的吃虧。不當賠而賠。保險公司吃虧。無論他們誰吃虧。反正他們當初各有所圖。咱們先不管他。最可憐不過的。是附近被累得隣舍家。輕者受驚。失迷物件。損壞傢具。重者一片焦土。弄得家產盡絕。一家失慎。數十家遭殃。慚慚可怕不可怕。可慮不可慮呢。

惟有請巡警總局。飭下各局區。將界內保險之家。詳細調查。某家在某公司保若干。由某日保起。左右前後之隣舍。皆係何等生意。何等住戶。左右前後。有無危險物品。被保之家。是否可靠。保險公司。是否可靠。(資本不厚的。竭力的張羅。不出災。白得錢。一出大片的火災。他保的太多。就許逃之乎也了)。一一詳細註冊。抄送總局一份存案。總局再派員將各保險公司之資本及經理人。詳細訪查。如資本充厚。經理人老成。即照常辦學。如不可靠。即令其取股實鋪保。以防後患。該公司如在租界。亦可由關

道將新章函知各領事。一律辦理。被保之家。如不可靠。或形跡可疑。亦從速預防。一面再由總局出示曉諭。以後凡保險公司與被保之家議妥後。先將草單呈驗。總局派員會同該局區。偕同保險公司的執事人。親到被保之家驗看。如所保之欺目。情形相符。應令被保之家。邀左右鄰作中。即準成保。如情形支離可疑。即不準行。以後凡被保之家。須將保險公司之牌。釘於門外（近來多有不釘者。恐人疑而防之）。該區巡警。不時按冊察看。如有違章。立時究問。被保之家。自己屋內起火。是否理當賠償。保單上。每多含混。可否訂一新章。凡在本屋起火者。無論有意無意。公司皆不賠償。（如此辦理。或者人人留神了。然勾謀合串。由隣家起火的。亦從重罰辦。如查係無意失慎。即將該舖掌家長及失慎之人。從重罰辦。（天津懲罰火頭太輕。不足示戒）。如查係故意縱火。即按律定擬。（按大清律。故意縱火者。無論挾嫌圖搶。皆絞監候。因而傷人者。斬監候。巡警總局。當出示曉諭。參酌新律。（新律未頒之前。仍當按舊律示諭）。申明舊律。使人人對於火燭。咸存戒心。從此火災或可少些。

（第四。住戶舖戶宜多備救火器具）。火一乍起。如人多水多。（煤油火初起不可用水潑。越潑火越旺。最妙不過是細土。立時可以壓滅。或用溼衣裳溼棉被壓蓋。亦妙）。或拆斷火道。斷不致於一燒一大片。無奈天津地面的舖戶。一見火起。全是自顧自。或搶自己的賬。或抱自己的錢。或摘自己的牌匾。雖近隣有火。亦不往救。所以星火每致燎原。請看小戶人家的草房子。亦不斷的串煙失慎。然同院與前後左右的隣舍。多係苦人

竹

○自己屋裏沒有甚麼寶貝。一見有火。立時七手八脚。一齊撲救。至多燒上一兩間房子。也就救滅了。等到水會消防隊趕到。火早滅了。大街上一燒一大片。全由於初起自願自。火勢一大。無慮下手了。消防隊與火會開警趕到了。至少亦得一二十分鐘。現取水。現找火道。二十分鐘的工夫。又燒下一片去了。無風還好。一有風。火越燒越大。越火越不能救。以後惟有勸諭各舖戶住戶。多備清水與細土。一家有火。四隣齊救。可就不致於出大場火災了。

圖

(第五。房屋傢具皆宜預先防範)。房屋宜高砌磚牆。及多留旁門後門。近來多有知道好處的了。惟前後左右。皆須整磚高砌。方保無虞。若是前面封火高牆。後面與木樓草房相連接。一有大火。可就由後面套過來了。

錄

鄰舍宜選擇。如存有引火的物件。如煤油火柴乾草之類。或終夜賭博。皆須留神預防。洋灰頂格最好。紙糊棚頂。容易引火。有地板的屋子。最不宜點煤油燈。洋火爐子炭爐子。全要留神。煤油爐子。更不可用。

話

(第六。住戶舖戶宜早睡早起)。北京的各舖戶。除了前門外迤西。其餘各街巷。全是一黑就上門。又省油。又省心。又養神。又防盜。明天早早的起來。午前可以多辦許多的事。所謂早起三光。晚起三荒。天津的舖戶住戶。起睡皆晚。大街上的舖戶。多半是十二點纔上門。近來又添上電燈煤爐。更是將夜作晝。其實每日晚上。未必準賣多少錢。則或賣錢。亦不夠燈火錢。耗燈耗財耗神。毫無益處。惟有與朋友們計議計議。大家慢

慢的改爲早睡早起。雖不能比人家外國買賣。六點鐘一定停交易。亦可每兩個月縮減一點鐘。譬如現在十二點上門。即改爲十點。三月間。再改爲十點。能改到九點上門。比現在熬夜的可就強的多了。(明天早起一點鐘。就有許多的益處)。此事並不難辦。聯絡本街二十家。即可仿辦。(一條街全晚睡。惟獨一兩家早睡。似乎不好看。若一條街全都早睡。惟獨一兩家明燈灑燈的開着門。亦就不好看了)。其餘再分甚麼街巷。甚麼買賣。雖有宜早宜晚。總是大家一齊向前挪。全有益處。至於住戶。早睡早起。好處更說不盡。不但省油防火燭。而且防賊盜。早起多得清氣。比晚上耗眼耗神強的多。

(第七。婦女不宜看夜戲)。天津婦女看夜戲。已成了風俗。惟獨夜晚看戲。害處尤大。婦女出來看戲。家裏看家的人。必多不了。家裏附近一有火警。看戲的必然着急。戲園子一有火警。婦女小孩子們。不燒死也必踏死擠死。男子們。也不宜看夜戲。戲園子有了火。男子雖比婦女們容易逃。然家裏有了火。你可不知道。即或知道了趕來。也擠不過來了。可怕可慮得很。

(第八。房東與舖戶宜改租章)。北京的舖戶。多有押租銀。或幾千兩。或幾百兩。押租大。房租輕。(全是論月)。房子被災。舖戶須給房東賠修原房。還得托人覓房東。不然不是木架不好。(他說燒的是細絲黃松的枕櫬)。就是增長房租。所以北京的買賣不容易開。舖戶的房。也常空閒着。可是輕易不出火災。怎麼。人人留神麼。街道寬瓦房多。點煤油的少。保險火的少。有了災得賠人家房。你想誰不加小心哪。天津地面。模樣與

竹

上相反。所以全不介意。然養房產的。未必全是財主。真有一家數口。專指此房度日的。燒完了就算完。人家怎麼受哇。從新起蓋吧。沒錢。不蓋吧。眼看着自己的產業。不能進錢度日。以後舖面房一律改爲被火賠修。(寫在字據上)。火災可就少了。

以上八條。不過對於現在的火災。略籌補救。果然大家仔細。火災或可少些。至於停鑼報警。鄙人前年在報上。已竟說過多次了。就是總沒照辦。不知是怎麼個阻力。近來纔有實行的信兒。還不知道準辦不準辦。保火險的隱情。前幾天民興報上。劍穎先生已說透了。至於燒了不賠。實在是保險公司。設詞圖賴。若從此全不保險。也未免因噎廢食。我今天主持巡警局干涉。是保全治業。維持市面的意思。而且把保險公司的字號。也分分誰好誰賴誰認真誰不認真。這是大家有益的事情。千萬莫怪我冒昧多說話呀。

寓言

改良磁器店

(見民國十五年五月二日第五)  
(百五十一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竹園

黃夏華。神州人。以業磁起家。稱鉅富。其店有新磁。有古磁。有仿古磁。新磁設窯自造。古磁則搜之於收藏家。資本雄厚。獲利甚豐。隣人有陰狡漢者。窮光蛋也。本偷鷄盜狗之流亞。爲小紺之總教師。常覬覦黃

竹

園

叢

話

之財產。久思侵奪之。乃陽爲結納。日與黃之幼子輩。讌會爲戲。時以廉價購得黃店之破碎磁器。以膠黏合之。於黃昏後。售之於路行人。人不知其爲贗殘物也。多被騙。陰有住閒客侯五空者。不知何處人。飄萍覓食。性極怪僻。羨黃產。亦嘗欲奪之。但無閒可乘。陰某欲利用之。常餌以饌。授意破壞策。侯隨大登廣告。倡言精研磁學。志欲改良磁器。報紙宣傳。名聞遐邇。一時盲從瞎哄輩。咸趨附之。並設改造磁器學校於陰某家。黃氏子弟不察。多往投學。而黃夏華破產之禍遂伏焉。黃有被辭出店之夥友滑爾轉者。人極精悍。嘗欲覆黃業以洩忿。且奪其財產。聞陰侯二人之布置。早窺其隱。乃思利用二人。爲覆黃計。遂嗾使侯。日率兇徒多人。佯醉赴磁店攪擾。擲盤搗碗。必碎若干件而後去。陰某遂以賤價購其碎磁歸。利常倍蓰。如是者非一次。黃甚苦之。無如何也。時黃氏子弟肄業於改良磁器學校者。多畢業歸。夏垂以爲新學博士。必有足以振興其舊業者。乃將磁窑製造。磁店營業。全權委之於此班新少年。樂得藉此息肩也。不意此新學畢業生。於陰侯處所學來

竹

之改造磁器術。非造磁料。乃碾磁料與黏磁料也。歸後。即將完整之磁器。件件故意捶碎之。數尺高之大磁罇。破爲十數塊。然後再以膠合之。以無痕迹者爲上工。或將極完整之細磁八仙上壽一堂。砍去頭面。另插以泥捏之牛頭馬面。易其名曰洋八仙。或將完整細磁茶壺嘴砍掉。就破痕處。塗以赤金。題名曰西洋夜壺。毫無意識。純粹胡鬧。磁窯之工人。亦多薰染新教育。向例每日作工十點鐘者。今僅作兩點鐘。而工價則要求加倍。稍拂其意。即聚衆罷工。磁店之生意。向以飯碗茶杯菜盤爲大宗暢銷貨。陳設器次之。新少東。受陰侯滑三人之指導。將凡有舊式日用常行適用者。悉行破碎之。破碎後。再由膠料黏合之。售於夜市。但常有破碎太甚。不能黏合者。則怒而碾碎之如砂粉。而窰工之新式出品。則有月宮磁寶座。空中戰勝紀念塔。天上共和國功德坊。地球破碎之模型。磁地雷殼等等。既不切於實用。又自高其價。黃夏華之磁店。自此無人過問矣。適用者。皆破碎無遺。新出者。皆屬無用之陳列品。散砂堆積如山。雖以膠漆搏之。亦不黏合。黃氏歷多年之祖業。至

國

鐵

諸

竹

此遂告破產。而陰侯滑三人之破壞事業。竟慶成功。狡矣哉。陰侯滑。愚矣哉。黃氏子。

❀ 諧

談

❀

編練抹賴子軍議（較爲優良之自殺也）

竹園

自有民國以來。已竟十五年矣。此十五年中。無一日之安寧。無一處之完整。推原禍始。實由於三句妖孽名詞所造成。一曰「地盤」。一曰「條件」。一曰「表示態度」。按着真理正義說。這三句名詞。全不像人話。造者有意。傳者無心。迨至人人脫口而道。人人隨筆而書。習而不察。忝不爲怪。所以纔有今日國運顛危之結果。

國家主權。屬在國民。設官分職。權在政府。請想這地盤二字。從何說起。地盤既可爭取。是視國家土地如私產也。既然私爭地盤。私授地盤。則民國二字。又作何講解。主權在民四字。又作何講解。爭得地盤之後。是幾年一任哪。還是帶礪山河世襲罔替呢。既由拚命爭奪而得。焉

竹

有依法交卸之理。民國其名。而割據其實。皆地盤二字階之厲也。

國家庶政。皆有成法可遵。法律以外。這條件二字。又作何講解。明明是破壞法律的一種妖孽名詞。而居然列諸公牘。見諸事實。民國以來。土地政權之私相授受。皆條件二字有以成之也。

遵法而行。照章辦事。管弓的弓灣。管箭的箭直。各有各當行的軌道。各有各應負的責任。這表示態度四字。又怎麼講。既無所謂態度。更無用其表示。所以全國臨事猜疑。無所適從。廢法律而陷入黑暗者。皆此四字所造成。

蠶

地盤既可私爭而得。條件亦可私相訂定。權利之貪心愈濃。事實上。去公理法律亦愈遠。所以白殘之戰爭。年甚一年。而民命財產之損失。亦無法估計矣。分言之。是兩敗俱傷。人人自危。合言之。是全國自殺。同歸於盡也。鄙人見戰地之廬舍爲墟。田園荒蕪。人民蕩析離居。死亡載道之慘狀。又悲痛我全國精華訓練之良將強兵。健壯好男兒。不死於敵國。而死於內地。不死於對外禦侮。而死於無味之內爭。可嘆可惜。

箭

竹

可痛可恥。吾於無法救國中。焦思得一補救之法。雖亦是自殺舉動。然較現行之自殺自滅法。稍覺優良。既保存全國軍人之性命。又可保全無數苦而無告之百姓。其策維何。即全國之大軍事家。速編練抹頸子軍是也。

園

(一)。各省現有之軍隊。一律發餉遣散。或改爲工程隊。修路挖河。種地開礦。或改爲工藝隊。編蓆織布。燒磚蓋房。解除之鎗械。賤價賒與商團民團聯莊會。分十年籌還。充作地方強迫普及教育費。一轉移間。每月可省籌兵費若干萬圓。

發

(二)。商團民團聯莊會。既有鎗械自衛。即無須另備官兵彈壓地面。既省去清鄉之費用。又免去許多煩擾。

歸

(三)。中國軍備。既無對外之決心。則數百萬健兒。不過用以爲黨派之犧牲。權利之戰器而已。今而後。凡熱中權利地盤者。果真爲保國愛民計。即當爲國家留此元氣。以作將來對外萬一之用。但空手不能奪利權與地盤。請速編練抹頸子之新軍隊。

竹

「甲」。出示通衢。凡頻遭災患。無計謀生。疾病纏身。求死不得者。或貧癯七無力。扎嗎啡針者。或乞丐遍身生疥癩者。或身犯死罪。無法倖免。不能脫逃者。或厭世成疾。生活無趣者。以上無論男女。無分老幼。皆可來處報名。領取油紙肩章一副。上寫第幾師幾旅幾隊及姓名。當時發給月餉銅元十枚。准其自由來去。無營房。亦不操練。每人只發給三寸長之小刀兒一把。永遠佩帶身旁。招募成軍。聽候呼喚。

圖

「乙」。抹頸子軍。招募至一萬名。連餉帶械。所費亦有限。每人銅元十枚。小刀兒一把。二共不過一毛大洋。既省却軍裝鎗砲費。更無須用力籌餉。

圖

圖

「丙」。欲奪地盤。或爭某項權利時。即快郵代電。告知對方。於某日某時。約至某空曠大地。列隊賽死。並登報通告各國人。旁觀作公證。屆時。兩軍對面而立。相離約二十丈。甲方首領。登台宣言。我欲得汝某項權利。或地盤。願以一排人作犧牲。說畢。即揮一排人向前邁五步。發令曰。死。一排人即同時一齊抹頸子。抹完。由後隊抬下。從容裝殮。全

竹

際舉哀大哭。開追悼會。深深的一埋。請乙方表示態度。如乙方不忍見同胞如此死。卽爲失敗。失敗卽將地盤權利。讓與甲方。甲首領奏凱。卽重賞自殺者之家屬。其家屬得賞後。亦可多活幾天。如乙方不認失敗。卽須出兩排人抹頸子。甲欲勝乙。則須再出一營白抹。乙不甘敗。卽須再出一旅自抹。抹至無可抹。勝負自分。而爭權奪利之目的終能達到。豈不比往日血戰時。衝鋒交手。白刃相加。毒砲猛攻。血肉橫飛。一死動輒幾萬人。文明的多嗎。一。不必借洋債。賒鎗砲。二。無砲火之驚天動地。使地方人民驚恐。三。自抹較被殺爲榮耀。從容深埋。無屍橫遍野之慘。無瘟疫流行之患。四。不住民房。免去人民逃難。五。以求死不得之人。應募入伍。可謂死得其所。不配稱敢死隊。足可稱願死隊。省下壯年勇士之身命。留待他日抵禦強鄰。近來米珠薪桂。鴉片大癮士。扎不起嗎啡的亦很多。活膩了的人。到處都有。化無用爲有用。比同歸於盡強的多。既少死許多有用的人。又少損失若干財產。有仁心者。必不以吾言爲諧談。

衛生

竹

用藥服藥皆宜慎重

(見民國元年十月即壬子年八月二十九日) 日第二千零八十三號北京正宗愛國報 竹園

(原署名 病夫)

園

醫家用藥。如同用兵。用兵沒有紀律。一定荼毒生民。用藥沒有節制。一定傷人性命。遇見不要緊的病。用些平平常常的藥。還沒有甚麼大關係。若是病重藥輕。或是病輕藥重。或是蒙古治法。或是葉子先生。或是寒熱補瀉失當。或是表裡虛實不辨。輕病必致轉重。重病還有個不死嗎。

語

孔子說。某未達。不敢管。曾文正公說。不藥為中醫。這全是慎重吃藥的意思。不懂醫學的。不可亂吃藥。不懂醫學的。可真敢開藥方子。不懂醫學的。既然不可亂吃藥。難道說有病之後。暫且不吃藥。現習學醫術去嗎。病家不敢亂吃中國藥。可真敢吃外國藥。對於中國藥的寒熱溫涼。升降補瀉。分兩多少。必加十分慎重。對於外國藥的丸散藥水。

竹

不問寒熱溫涼。升降補瀉。分兩多少。可是拿過來就吃。官府考試醫生。考中醫。不考西醫。官學堂。講西法。不講中法。官府化驗藥品。驗中藥。不驗西藥。嗎啡。硫磺。薄荷水。隨便攪合配藥。官府不敢過問。吃藥的人。吃的日子長了。不是頭疼眼濕。就是口乾咯血。欬嗽喘。牙黑。筋骨疼。腰腿痠軟。還是舉國若狂的照舊吃。你瞧瞧咱們中國這亂七八糟的政治。你瞧瞧咱們中國人這毫無是非的習慣。嗚呼。天然的亡國奴性質。

園

病家胡亂吃藥。醫家胡亂用藥。我今天說幾件事。你就知道糟糕不糟糕了。某君患了個小感冒。本可一汗而愈的病。請了一位某醫家。他用八錢大黃。四錢元明粉。三錢枳實。枳櫛厚朴各二錢。一服。怎麼樣。結了胸了。氣短。瀉瀉。胸間痞悶。大汗淋漓。詭細如絲。後來又換了一位。給救過來了。又某姓少婦。今年春天患溫熱病。本當清解的。請了一位先生。用麻黃湯。加川芎芍藥胡芥柴胡各三錢。吃下去。大汗淋漓。咽痛如堵。可就坐不住。躺不下了。後來經某醫用救逆法。這纔救

話

叢

竹

活了。又有天津人某君之子。年十九歲。今年六月患暑溼瀉。本是一分利就好的。請了一位天津的西醫。(三十多歲)。用有鴉片的一種白色藥。包治保好。吃下去。不瀉溼恭。轉成瀉清水了。他又連瀉了兩劑。病人可就轉了癡呆了。骨瘦如柴。腹大如鼓。晝夜瀉清水。沒有二十天。就給治死了。又有某姓少婦。患瘧疾。體質素弱。請某西醫調治。某醫說。我就是一個方法。治好多人了。不像中醫的學說。把瘧疾說的那麼費事。於是乎。就掏出金雞納霜來了。不想病人胃氣太弱。此藥太苦。吃下之後。不但瘧子未治好。反倒一病不起了。又有某君年三十九歲。猝患中風。目昏舌苔黃。脈洪大而數。壯熱。身無汗。左半身不遂。痰黏如膠。這本當驅風化痰清熱的。請甲醫開了個方子。吃下去很見效。次日病家沒主意。親友七嘴八舌。又請乙醫調治。乙醫即用王清任的補陽還五湯。(這信醫林改錯之故也。請看世補齋醫書上的駁議。便知其謬)。黃耆每服四兩。越治越重。竟至目眩神昏。這身生小瘡。(左半身。更不能動了)。(當先治標。後再補虛)。又前清某制軍。猝患中風。

園

燈

節

本不甚重。本家及親友。有主用中法者。有主用西法者。卒以西法定議。一禮拜保好。(聽說共五千塊錢)。治到五天。可就皮兒啦。(即死了也)。又某書法租界。患赤痢很重。有友人說。若在外國。凡瘟疫霍亂痢疾瘟疫。外人皆認爲必死之症。你不要大驚小怪。自找其死。遂買了一付沉香化毒丸。又買了一付鐵蓮丸。花了不到十個銅子。吃下去。好啦。願諸君。平日多買幾本中國醫書看看。有病時。免爲醫家所誤。願醫家慎自用藥。不可草菅人命啊。

✻ 雜 俎 ✻

天津各報館之團體

(見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天津竹園報第四百五十七號)

竹 園

中國五行(讀作也)八作的手藝人。全有團體。惟獨報館沒團體。報館的人。并非沒有團結性。只是想不到此。然同業之中。公共受害的事情。大家互相隱忍。公共通行的事情。辦出來。無礙無章。不但大家通同受弊。而且亦貽笑高明。人家看報的必說。你看你們各報館。每天於言高論。指陳地方上的利弊得失。不是說團體。就是講合羣。原來

竹

你們衆位全是青人不責己。整頓旁人。不整頓自己呀。

即以本埠各報館而論。三節。萬壽。有停報一天的。就有不停的。正月初間出報。有初六出報的。就有初四五出報的。上月因爲國喪停報一天。就停了個亂七八糟。誰亦不知會誰。全是各執各事。對着裏面說。是毫無義氣。對於外場說。是頗不雅觀。甚至挾嫌攻擊。講些汚話。貽外人以笑柄。傷同業之感情。反使五行八作的手藝人。笑說報館無團體。

園

今天這段演說。就作爲是約請各報館諸君的請帖草稿。再訂出一個準日子準時刻來。約在某處聚齊。開個茶話會。將以下所開的管見。逐條的議一議。你看好不好呢。好。

叢

(一) 先求交通之疏通。以資聯絡。本埠雖有報館十一二家。然有熟識者。有不熟識者。有彼此通往來者。有彼此不通往來者。既同在一个碼頭上。又是同業。竟至彼此不通聞問。未免情勢堪羞。究吧。擬請以後每三個月。訂日公同聚會一次。不準不到。(須來一頭目人。議定之事。當寫簽字。不得只派一個學徒來旁聽)。如有特別要事。可以隨時函約聚議。不拘日期。情節輕微容易決議者。可以函商。即不必面議。致曠費工夫。凡平日常往來者。照常往來。與此無涉。凡更換新主筆。或更換新經理人。於到事之後。兩三日內。須挨次拜訪各館。各館之主筆經理。於次日再赴該館答拜。情誼既親。聯絡自易。惟拜訪時。只可略談二三分鐘。以免誤人家辦公事。且免去下館宴會聚飲之陋習。

話

(二) 對內之團體。(甲)各報館中領袖人。如有妨害公安。敗壞社會公益。累及報界全

竹

體名譽之事。各報館可揭載以聲其罪。如係個人之私嫌私怨。不得藉報紙爲洩忿之私地。互相攻擊。蓋報紙爲公共物。非挾私報怨之物也。對於外人猶不可。況同業乎。

(乙) 凡關於國家大計得失。民生利病。學問研究。所有論斷紀載。各言其是。雖日日反對辯駁。亦不得指爲攻擊。而函商公事。聚議公事。仍照常辦理。不得稍肆肘。

(丙) 各館領袖人。小有過失。或報之宗旨小有未善。同業可以密函規勸。不得遽形於報紙譏諷。

園

(丁) 三節。萬壽。及特別舉故。或停報。或不停報。各家皆歸一律。正月出版。亦不得前後參差。

(戊) 每三個月。公舉代表一次。凡平日有提議事件。皆知會代表。由代表轉知各家。若以公舉不便。則拈鬮。再不然。則一概不舉代表。遇事皆可互相知照。公同決定。

叢

(己) 各報館中領袖人。如有借報招搖。詐取財物者。雖一分一厘之微。一經查出。或從旁發覺。公同調查確實。各報即直載其事。不得瞻徇情面。致敗全報界之名譽。

(三) 對外之團體。(甲) 議論紀載。並不干犯公認之報律。而官府蓄意壓制者。各報館。宜合力干預之。

語

(乙) 已頒行公認之報律。報館故爲干犯者。出有事故。由該館自行辦理。全體並不干預。

(丙) 各訪員。如有在外招搖誘騙。查有實據者。各報館據實登出。並一律不准延請此人訪事。

竹

(丁)。各訪員。如平日謹慎廉介。因公獲咎者。各報館。須全體代爲伸訴。

(戊)。郵政費重到遲。當如何共同懇請郵傳部。減輕郵費。並設法使報紙早到。宜急籌議。(郵費重寄到遲。最與銷路有碍。故內地民智不易開通。實由於此)。

(己)。電傳。上諭。乃報館自尋苦惱之一端。蓋每月每家耗費十數元。每日排印工人。必候至深更半夜。勞民傷財。耗損精神。莫此爲甚。而閱報者。實視爲無足輕重之具矣。不如一律裁撤此門。一律改爲錄京報。此省錢養神不惹氣之法也。(或合力辦快信)

圖

(庚)。本埠各代派處。皆係老成公平之家。每至月初。即將前月之報錢。一律清帳。小零不抹。較比北京之某京報房。實在體面百倍。以後北京京報房。以及外埠代派處。如有拖欠報錢。故意不還者。一經通知。各報館即一律與其停止交易。並各開清單。公稟地方官。向其討債。以保商本。而儆傾軋。

(辛)。各報館。如遇意外變故。或遭有勢人及野蠻人之侮辱者。察其直在報館。各報館即全體出助干預。代爲伸直。若屬直恭字者。則由其本館自著分晰廣告。交各報館代登。一律不取刊資。

語

(壬)。凡議定認可之條。公同簽押。次日各報。皆一同登出。爲遵守之憑証。倘後陽奉陰違。應由各報公同議罰。

(癸)。報紙有維持風俗之責。花叢一門。應否不登。請同業高明斟酌。至天津聽戲之風。舉國若狂。各報登載戲報子。實係爲虎作倀。天津下等人看報。多注重戲報子一門。無

竹

園

樓

話

戲報子即不看。報館為銷報計。故爭載之。甚至不取刊資。自取底稿。為優娼所輕視者。此實由報館自取其辱也。然大公報從來不登戲報子。與銷路亦毫無妨碍。可見報紙銷不銷。不在此也。然天津下等人太多。若大家不登戲報子。惟一二人獨登之。必與其他各家不銷。稍有妨碍。蓋下等人。必皆注目於此一二家之報紙。對於宗旨純正之報紙。反不介意也。風俗必日見其壞。民智必更難開通。擬請各報館公同議定。要登全登。要不登全不登。若一律不登。即永作罷論。犯者嚴罰。若一律全登。則各家報館輪流值月。每日早。由各報館。將明日之戲單。送到值月之報館。守候排刷全份樣子。再由戲園一人。分送各報館。每家每月。應收刊資若干。由各報館。按月向值月之家領取。各戲園於月之初間。即將刊資交付值月之家。譬如天津報館共十二家。登報之戲園六家。每家每月若收刊資三元。每戲園即於每月初一日。交付值月之報館告白費三十六元。此不過比例。多則照加。十一家報館。每家每月初一日。在值月之報館。領取告白費十八元。先給錢。後登報。不見錢。不登報。誰亦不準多登一家。多登即為私登。十一家報館。即向此一家。罰取私登之刊資三十三元。充作地方公益費。如報館實不欲登戲報子者。聽便。戲不願登報者。亦聽便。(落子館。刊資加倍。辦法同)。(總結)此為初議草案。未盡事宜。可以隨時增入。



竹

○家庭婦孺宜看之書 傳家寶全集 五種遺規 兒女英雄傳 新少年之模範 新婦女之模範 少年進德錄 新婦女進德錄 國民模範 兒童模範 新學生之模範 世界書局各大書坊皆有

○男女小學生必讀之書 弟子規 孝經 教女歌 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 白話歌 朱子治家格言 中學宜熟讀者 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 詩經 書經 左傳 易經 禮記

○不忍雜誌 息戰論 補菴談戲 各書坊皆有

○霍亂病 預防法 及治法 請看 竹園叢話第一二六十一集

○社會教育星期報 (本埠半年二角二 全年四角 外埠半年三角五 全年六角六 天津西北城角 社會教育辦事處)

○說 疫 每部一本 大銀二角 寄售處 (因貨售品總所)

○增補瘟疫論 每部兩本 大銀四角 寄售處 (文華書局 民益工場)

○外科十萬高懸雲先生醫書 (天津毛家胡同半濟醫室 西門內同人書社)

請君欲知 預防瘟疫法 請快看(說疫)

選錄

趾雲題

◀ 膏 露 痰 化 肺 清 ▶

潤肺生津 安嗽定喘  
 滋養血液 清氣化痰  
 凡欬嗽痰喘 咽  
 喉腫痛 咯血吐血  
 肺痿肺癰 癆瘵骨蒸  
 噎膈消渴 舌乾口  
 燥 虛煩不眠等症  
 無論男婦老幼 服之  
 有皆奇效

露每大瓶大銀七角  
 露每小瓶大銀五角  
 膏每大瓶大銀六角  
 膏每小瓶大銀四角

✽ 露 香 生 玉 古 ✽

此露氣味芳香。且極耐久。  
 功專散風活血。解毒殺  
 蟲。除垢祛溼。潤肌澤膚。  
 舉凡而上疥癬。粉刺。  
 雀斑。酒皸白屑。風熱毒  
 癩。楊梅斑痕。各種疥癬  
 腋。下狐臭。赤白汗斑。  
 皮膚黑澀。以上諸症。每  
 於洗面浴身後。用此露擦  
 敷之。輕者擦數日諸症悉  
 除。重者頻擦亦可漸愈。  
 若兼用本室之古玉生香藥  
 皂效力尤速。  
 每瓶大銀二角

◀ 所 療 診 度 叔 丁 東 路 西 宮 昌 文 角 城 北 西 津 天 處 售 總 ▶  
 所 品 售 貨 國 路 馬 北 處 售 分 室 醫 慎 敬 號 三 里 安 泰 界 租 法  
 局 書 華 文 棧 梨 界 租 法 場 工 益 民 市 南 津 天

肥 兒 粉

此粉性味純和最能  
健脾養胃功在人乳  
牛乳之上無寒滑熱  
燥之弊凡嬰兒失乳  
太早或乳母有病乳  
不潔淨即用此粉調  
成漿糊用代乳食能  
使小兒肥壯若男婦  
老幼病後調理用此  
粉以代藥尤與衛生  
有益

每盒大銀五角

丁 製 坤 順 丹

此藥性味和平不寒  
不燥專治婦女經血  
不調久不孕育崩漏  
帶下胎前產後一切  
雜症皆有奇效平日  
常服能使血和氣順  
百病不生每月行經  
時多服數丸乘勢利  
導其功尤大每服一  
丸每盒十丸

每盒大銀三角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分售處北馬路國貨公司

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分售處北馬路國貨公司

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分售處北馬路國貨公司

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分售處北馬路國貨公司

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慎醫室分售處北馬路國貨公司

● 丸 安 平 肝 舒 ●

此藥專治男婦氣道不舒  
嘔吐脹滿不進飲食氣串  
腰脇作痛傷酒傷食傷水  
急氣結胸刺痛難轉大小  
便不行或素有肝氣積聚  
作痛等症並治大病後元  
氣不足飲食不進脾胃不  
和午後作燒凡遇此症每  
服二三丸俱用薑湯送下  
百無不效瘡症多人矣  
每盒五十丸大銀五角  
零售大銀一角九丸

● 丸 滯 化 脾 理 ●

治脾胃不和。胸膈  
脹滿。氣逆不舒。食積  
膨悶。大便溏瀉。脇脹  
腹痛。嘈雜吞酸。傷食  
倒飽。精神倦怠。飲食  
無味。此藥專能健脾  
開胃。化滯寬中。消補  
兼施。功難盡述。久服  
精神強健。百病不生。  
誠乃調養脾胃之聖藥  
也。無論男婦老幼。有  
病無病。可常服之。每  
服二三丸  
每盒五十丸大銀五角  
零售大銀一角九丸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敬德堂  
分售處天津法租界梨棧文華書局  
天津法租界梨棧文華書局  
天津法租界梨棧文華書局

天津敬慎醫室丁叔度醫例

中醫內科 婦科 小兒科

門診時日

每日早九點至十二點 在西北城角文昌宮西李診療所候診

門診脈金

大洋四角 三角 二角 量方面為 悉聽尊便

出診時限

延診者 請開一詳細住址條 註明姓氏 或附一尊名片 或託一介紹人 務於上午十二

點以前掛號 並無號金 過午不候 (夜半延請者不應)

出診脈金

城箱內外附近 一元二角

日法英 各租界 第一二特別區 河北金鋼橋至新車站 河東陳家溝子一帶 北大

關至大紅橋 英租界營壩河外各莊里 三義莊 小劉莊 下莊房 以上皆貳元二角 河

東郭莊子 旺道莊 復興莊等 以上皆二元四角 (以上皆車資在內)

△通信處

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宮西大馬路南 口路東敬慎醫室丁叔度診療所

天津敬慎醫室謹啟

秘製消核膏

結核一症多由濕痰氣火鬱結於筋絡之間非肌腠皮膚淺顯之可比故消之不難愈也嘗見項下瘰癧乳上結核以及遍體流注如膿水浸淫竟有白治不效數年不愈延成痼疾因而不救者蓋由於初起時多不介意語所謂養癰貽患者是也此膏乃本醫世傳秘方試百驗凡遇上項諸症但係未破即能治之初起者貼之即愈久者亦能漸消小貼藥之後忌氣惱房事並烟酒助火動痰之厚味起居處所宜避風濕

每包大銀一角

紅色蜜藥

此蜜藥乃本醫室選料秘製屢試屢驗者專能生肌定痛消腫解毒治開水滾油一切燙傷火藥轟傷烈火燒傷金刃跌打磕碰損傷手足凍傷敷之皆有奇效

每盒大銀二角五分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安泰里三號誠敬慎場北城文慎室昌宮西分界梨東路馬棧度國華書局所售藥品

選 錄

逃亂的教訓

(見中華民國九年八月八日第貳)  
(百伍拾捌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 菴

北京自閉城以後。有幾天出入不通。賣菜的都不能進城。一箇茄子。要賣十五箇銅元。還買不着。記者便淡食了好幾天。近日略微平定。可以放賣菜的進城。青菜漸漸多了。記者便買了許多茄子。飽食一頓。和家中人說。這又算一箇紀念。美國人有喫糖的紀念。因爲在未曾獨立以前。英國對他重徵糖稅。美國人都拳定很心不喫糖。後來戰勝獨立。美國人痛定思痛。大家隨便喫糖。作箇獨立的紀念。我們雖然不曾戰勝外國。亦可作這十幾天提心弔膽的紀念。大凡人類。每經一次苦痛。必要受一番教訓。這一次打仗。是在我們順直的地方。最受苦痛的無過於我們順直的人民。既然出許大的犧牲。當然要得一番教訓。果能從此因教訓而覺悟。雖然出些犧牲的代價。卻值的多。國家如何善後。政治如何改良。用不着我們說。且說我們當百姓的。應有的覺悟。戰線上

竹

的老鄉鄰。那箇苦是慘不忍言了。天津北京幸而還平安無事（專就城裏說）。可亦是人人提心弔膽。面無人色。所以提心弔膽的原故。是財產第一。生命次之。任京津城裏的人。明知不會來城裏開仗。爲什麼跑箇一榻糊塗。無非是怕搶。在事變以前。很有幾位關心的親朋。勸記者搬家。我想想北京絕不會開大礮。生命是沒有危險的。最不好無非是搶掠幾天。看看我家所有。除過幾本舊書。幾件隨身衣服外。沒有可搶的東西。亦就豁出去了。所以照常過的是安心日子。到街上看看。大的是箱。小的是籃。人山人海。攜男帶女。爭先恐後的往東交民巷去保險。大概都是些珠寶鑽石。金珠首飾。奇珍古玩。華貴衣服。古語說慢藏誨盜。因爲家中有要命的東西。反倒被他連累得要命。閒時候拏多少可以辦好事的錢。來買這些要命的東西。一旦亂了。因爲他比逃命還要緊。真何苦來。我所盼大家要覺悟的。就讓以後如天之福。漸漸太平了。千萬不要忘了今日。非日用必需品。但凡逃亂的時候。足以累人招禍的東西。一概不買。省下這筆錢。辦那與國家有益與社會有益的事

園

景

館

業。國家社會好了。自然永沒有逃亂的那一天。就是爲自己打算。以後有錢時。亦要多置正當產業。少弄奢侈品。省得亂時候惹禍。至於飲食起居。得從儉約。便儉約一點。要常記着。任你有錢。連箇茄子亦有買不着的時候。人人都有這一番覺悟。我們順直人民。雖然出了許大的犧牲。卻領受一番良好的教訓。亦算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 北京城圈以內的人民

(見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九日第  
伍百伍拾貳號社會教育星期報)

補菴

前幾天飛機正在光顧的時間。北京京報和順天時報。都登了某人的一段議論。最妙是說。「天津人都死完了。爲什麼不就近向各大帥呼籲」。當時我看了很詫異。以爲北京人怎麼格外值錢。當天津人受驚惶時。北京人可曾有什麼替天津人呼籲的舉動。事到如今。我纔知道北京人的可貴了。

各位大帥。自然都是「爲國爲民」的。尤其是厚愛北京人。北京城裏的人民。每逢一次大動亂。便有許多人要升官發財的。接二連三走馬上

竹

任的新貴。一箇箇眉飛色舞。舊飯碗從新又抱起來。大官得大缺。小官得小缺。還有不次升遷。一步登天的。至於發財一節。更是雨露均沾。便是小小的油鹽店。亦莫不利市十倍。食鹽都賣四枚銅元一兩。還得講交情。趁此機會。更把銅元盤操縱起來。一兩天的工夫。由三百四十枚有零。一下子漲到二百四十枚。還沒處去掉換。難得四郊的難民。蜂擁進城。各房主於是大漲其價。開公寓的。更是腰包纍纍。增收三倍。城牆以外。成了什麼天地。那裏管他。反正各大帥的軍隊。都是「秋毫無犯」的。而且都說是「不許一兵一卒震驚畿甸」。北京城裏的人民。真是天之驕兒。

園

章

話

我於是得了一箇新解釋。「國」就是北京城圈以內。「民」就是北京城內一部分華貴的民族。「愛國愛民」。總算是作到十二分。所以北京人依然是喫歎玩樂。而且興高采烈。作壽的依然作壽。堂會的依然堂會。笙歌徹夜。真有心腸。人家本來是升官發財的。如何禁得人家不樂。擊我們們的心理。衡量人家。徒見我們不開眼罷了。

「財產在外國銀行。人口在交民巷怕什麼」。這是前幾天北京人罵各位達官貴人的話。現在的北京城。似乎暫時算是交民巷。雖然比不得交民巷保障確實。比四郊自然安全得多。於是城裏人看四郊人。就用那交民巷人看交民巷以外的眼看起來。只要眼前能奈何你。落得發你一下子財。軍用票還不會行使。在這當兒。北京的錢商。已竟沾了天高地厚的光。我於最近半月以來。受了炸彈聲大礮聲的教訓。似乎看見人類是沒有同情的。所謂同情。惟有在呼號涕淚共患難時。或者偶然發現。至於地位相懸。或是哀樂各異。同情二字。便不會發生。即使口頭云云。亦是假的。不見棺材不下淚。乃是人類真正的同情。這樣的人情。或者舉世皆然。今古皆然。我國所謂聖賢所云等等。大概都是一相情願的傻話。於是亦就不單怪北京人了。四月二十一日

### 韓補菴先生來函

子良大兄大人道席承 賜叢話已至二十一期每一展誦如親聞 說法

竹

國

最

館

也久欲作書而積緒盈懷只覺無從說起以爲不如促膝暢談之得盡欲言  
自去秋以來即無日不作游津門想乃一再延誤至今猶未成行交通梗阻  
固矣而弟之疏懶亦可謂極每從津友藉詢起居安善至以爲慰近讀改  
良磁器店之作知興致猶昔蘇髻之嬉笑不減當年佩慰何似北京秩序如  
恆勿以爲念惟兵日多難民日多謀官者日多官之失業者亦日多暴發戶  
日多窮民亦日多浮薄男女日多盜騙奸殺之案亦日多數者互爲因果不  
知所底再數年後更不審到何天地也每散步街頭所見成羣集隊之難民  
扶老携幼流離憔悴之狀令人歎爲直非人類世界此外則天驕之新貴橫  
衝直撞快車怒馬以通衢爲賽車場乞丐則滿坑滿谷隨處皆是呼號之聲  
相接也而時髦男女奇妝異服相偎相挽作種種之醜態則亦夾雜此間依  
然度其新式之生活此即七鬯不驚中最近北京之現狀也舍問托庇諸  
凡救平生今之世但得異地知己永永各以平安二字相報慰爲福已屬不  
淺矣俟交通恢復後不久當到津把晤非遙統容面罄先此敬頌

道安

弟韓梯雲拜啓(十五年五月七號)

## 文廟

(星期報錄十四年九月十九日上海申報)

(覺)

文廟。我國人崇祀孔子之廟也。顧除春秋二祭之外。常扁其門。偶一入覽。則往往荒草滿地。蛛絲在戶。此何故歟。蓋由國人雖大多數信仰孔子。而其方法則不若釋耶二氏之徒。其僧寺及教堂。常取公開主義。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漸入其範圍也。

誠使我國人開放各地方之文廟。或如釋教徒膜拜偶像之形式。任人以香花供奉。自求福利。或如耶徒講演布道之形式。令人分行列坐。靜聽福音。吾知其感人之深。引入入勝之易。必有什百千萬倍於春秋二祭者。而奈何政府與社會。均未注意及此。

且昔之祀孔。惟士人得參與。以其非平民政治平民教育也。今既日日談平民政治。日日呼號收回教育權。則我國固有之政治學說。教育學說。要未有能駕孔子而上者。自宜盡力宣傳。俾全國人民咸知其梗概。雖信教自由。不必強人以盡學孔子。致反背孔子並行不行之宗旨。而使全國人民之信仰心。有所集中。或亦救時之一法乎。

(竹園按。何如全國大中小學。一體恢復讀經)

## 上海大東書局徵求名醫驗案緣起

### 徵求全國名醫驗案緣起

嘗覽太史公作方技傳記述驗案名曰診籍後世通稱醫案即近今東西醫所謂診斷書也竊思案者斷也惟能斷乃可稱案方者法也惟良法乃得流傳前清徐靈胎先生曰凡述醫案必攝大症及

疑難症人所不能治者數則以立法度以啓心思爲後學之津梁奈今之時醫於古書全不講求專學葉氏臨症指南爲金科玉律依樣葫蘆慮人太甚殊不知指南一書皆其門人抄撮以彰美其師究之有效與否一無可證故俞東扶先生云指南全部亦僅數年之醫案豈足概葉氏之一生自刊行以來沾溉後學被其惠者良多而梏腹之輩又藉此書易於勦襲每遇一症即鈔其詞句之精華及藥方之纖巧而平穩者以應世而舉一切醫書束之高閣簡便則其矣而不知學之日益淺陋也嗟乎豈指南誤人耶抑人誤指南耶又批孫東宿治瘧止腰痛案曰此案病情反覆孫公能隨其病機曲折以赴之就所錄者已有七次治法惟始終彙載方中知其間有效有不效而終底於效乃可垂爲模範苟逸其半而存其半則不知病證之來源未明結局之成敗何以評臆其是非乎因不禁慨然於臨症指南矣前清時醫苟安簡陋如斯無怪乎中醫之日漸退步西醫之日漸進化也今者歐化東漸科學日益發達以醫爲生命關係而實衆生生理衛生理化博物等科於是設醫學校醫學會發行醫學報醫學雜誌等實羣力以探討彙衆慮以研幾務日新新理之發明佐古方之不逮可謂盛已雖然霜鐘不應而敲帚自珍其非交通便利之區尙不足以普及故往往有力學之士專家之醫於療病能洞見癥結而施方卓有奇驗者徒以聲氣鮮通致湮沒而無聞夫豈醫學昌明之世所宜出此乎况以我國幅員之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南北土性燥溼民氣強弱亦不同與醫理皆息息相關故一切病源病狀診候方脈決不能強使一致苟非各出驗案以折異同資比較將無以指迷廣見而速醫學之進步焉此本局主人所以有全國名醫驗案之輯也明江民瑩氏會著名醫類案風行已久但彼則稽古難免傳聞異辭此則通今詎曰無徵不信夫善刀以藏者

孰若新硯待試上池獨酌者何如分飲而甘吾知夙擅岐黃之術者當咸有宋清濟世之心而樂出其生平驗案以應徵是較勝於學報等之空談而使治病與受治者皆蒙其福也矣

### 徵求簡章

竹

- 一 徵求期限以民國十三年夏歷六月望起至十二月二十日止
- 二 本局附奉醫案程式及程式舉例說明來件以照式填寫爲合格
- 三 來稿字跡請勿潦草因醫方所開藥名分兩等略有差誤關係至大故須慎重亦不得開別名及俗名

圓

- 四 來件請署名蓋章並註明現住地址
- 五 醫案經登錄每千字奉酬抄費五角選登五案以上並奉贈本書一部其登錄多數者自當酌量加贈以酬雅意
- 六 來件請掛號寄上海北西藏路公益里大東書局編輯所收

### 應徵醫案程式

科 案

醫生姓名住址

- 一 病者
- 二 病名
- 三 原因
- 四 症候
- 五 診斷
- 六 療法
- 七 處方
- 八 結果

### 醫案程式舉例

第二十二集

一百零五

內科筋痿案

竹 (病者) 王庚陽 年逾四稔 嶺南副理岡 住省城

(病名) 筋痿

(原因) 少年時狎昵一婢。妻覺而私黜他方。積念如痴。半年間慾事反縱。後患遺精白濁。更因暴寒襲筋而不覺。

手足痿廢。稍能移動。動則振掉。極其疼痛。腎莖亦痿。

(症候) 脈左手細數。重按則駛。右手稍和。重按亦弱。脈症合參。此筋痿症也。內經

(診斷)

痿論中一條云。肝氣熱。則臆泄口苦。筋膜軋。則筋急而鬱。發為筋痿。因思

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疾使內也。其病因病症。已言之千古前矣。蓋思慮不

遂。遇陰必恣。風寒乘虛襲筋骨而不覺。至中年之後。氣血既衰。寒變為熱。

風變為火。銷精燬髓。及病發。醫者又不溯病源。而徒以風熱之藥治之。風藥

耗血。夫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血耗無以榮筋。筋無所養。又何以東

骨而利機關。宜其疼痛拘攣而屈伸俱廢也。今所幸者。飲食未減。大便猶實。

蓋痿症獨取陽明。陽明盛則生氣生血。未為難治。

(療法)

湯膏並進。因用當歸地黃養血為君。然不補氣。無以生血。又用人參黃耆白朮

為臣。丹皮黃柏青蒿。以清骨髓之熱。山茱萸枸杞子牛膝入肝以爲佐。少加秦

竹

(處方)

芫桂枝羌活獨活以爲使。又慮弄血肉之屬。無以取捷效。乃以紫河車鹿角龜版虎脛骨共煎爲膏。酒服。每日煎藥二劑。膠藥兩許。

當歸身 四錢 生地黃 各六錢 人 棗 錢半 清炙蒼 錢半 生於朮 錢半

青蒿腦 錢半 粉丹皮 錢半 生川柏 八分 山萸肉 一錢 甘杞子 一錢

淮牛膝 一錢 左藥朮 八分 川桂枝 四分 羌 活 各三分

(又) 紫河車 四兩 鹿角膠 二兩 龜版膠 二兩 腿虎骨膠 二兩

(結果) 十日手足便少能運。半月運動不痛。一月筋不痠而起矣。

謹案 診斷精確療法詳明妙在引經證醫切實闡發非窮究內經之旨安能起沉痾於一月之間哉似此佳案洵足爲後學程式

### 醫案程式說明

(一) 病者 男分姓名年齡職業嗜好(如煙酒博奕狹邪之類)住址各項女分婦女發尼年齡質性(如肥瘦強弱喜怒哀樂之類)住址各項處先一一開明

(二) 病名 病有同一病而古今異名者如古稱腸澼今稱痢疾之類 又有同一病而各書異稱者如江蘇名疹俗稱痧子浙江名痧俗稱瘧子之類

竹

有兩感并發者如伏暑內發新涼外束之類

有先後發者如先受溼後傷暑名曰暑溼先伏溫後受溼名曰溼溫之類

有新舊夾發者如暴感風溫激動宿病咳血之類

有外感夾內傷者如素因內傷氣鬱外感風寒及先因內傷食積繼受風溫之類

皆須填寫正名如伏暑兼新涼風溫夾咳血風寒夾氣鬱風溫夾食積之類或附以小註別名及各地方法俗稱

國

(三)原因

如伏溫為原因新感風寒引發為誘因或挾肝鬱為素因必先分析三因或僅一因或夾二因或兼三因

(四)症候

病狀謂之症病期謂之候如或以七日為一候或以五日為一候之類其病有本症有變症且兼症有夾症有病後遺症有末期壞症或由原因誘因而各異或由素因遺傳而轉變皆須詳細寫明

叢

(五)診斷

仿前醫案程式為合格若能發明病理新舊匯通者尤為歡迎

(六)療法

仿前醫案程式以見醫者之宗旨作用

話

(七)處方

或用成方加減或用心得驗方必須填明用量或用外治手術或用薄貼塗布或用針灸割藥均須一一開明

(八)結果

或二三診而愈或三四診而愈及如何調理復元必將初中未情形一一說明

全國名醫驗案卷首附刊全國名醫一覽表凡投驗驗案各名醫請照下列表格填注隨稿寄下以

便編入

### 全國名醫調查表

大東書局編輯所啓

竹

園

叢

話

醫 生 姓 名	
醫 治 科 目	
開 診 年 月	
診 所 地 址	省 縣
住 宅 地 址	省 縣

### 論賭博之害

(民國十四年二月)  
(天津益羣社印贈)

今夫人以無價之光陰。有限之精力。浪擲於賭博之場者。固有志少年所不屑爲也。然亦有諱其名而蹈其實者。彼方自詡爲清雅。而內容日即於腐敗。若不有以揭破之。匡正之。則相率入其彀中。展轉受其羈

竹  
告焉。  
絆。是奚可哉。顧於揭出其弊病之前。願以一言爲醉心賭博者一效忠

國  
現社會中盛行之賭術。不外門牌擲骰。初出應世之少年。一旦失足。如  
入迷淵。求其於沈溺之後。能幡然改悟。奮然自拔者。百不得一焉。方  
其初投身其中也。惟以爲逢場作戲耳。惟以爲結納友朋之具耳。歷行

巖  
數次。頓覺非此不足以解悶。於是公餘飯罷。必求生活於呼盧喝雉之  
中。職業荒廢。家人疏遠。尙其害之淺焉者也。心思受其桎梏。精神爲  
之耗竭。戕身傾家。其害可勝道哉。而爲此者。甘以身命爲孤注。吾不

話  
解其樂趣之果何在哉。有之。其在餽取他人之金錢。盡爲吾有乎。然而  
勝券難操。安保吾之所有。不轉入他人之囊橐乎。唯以此故。當勝負未  
決之際。停睛悚息。憂懼交乘。固不足以云樂也。及至勝負既決。人爲

刀俎。我爲魚肉。更悔恨懊喪之無地。是求樂而反以得憂矣。就令博而  
果勝。吾之所樂。卽人之所憂也。損人利己。君子恥之。亦不足以言樂  
也。矧夫藉賭博以奪人財者。既非循理之報酬。又非失財者之所願。則

竹

園

叢

話

其財爲不義之財。而其獲得此財之手續。實與盜竊無異也。抑吾嘗屢見身受賭博之害。因而人格墮落。家業渙散者矣。未聞有以賭博倖勝。由是而成名。由是而起家者也。準此以談。酷信樗蒲人物。誠不值智者一哂矣。嗚呼。同是昂藏七尺之少年。何不自貴自重。甘心淪胥于此猥陋生活之中。而徒受他人之非笑憐憫乎。吾願青年犯此病者。皆決然興起。一雪此言也。於此有人焉。知賭博之害而引避之。而顧利用賭具。以爲家人消遣之資料。以爲吾之爲是。迥異於他人。無傷乎大雅也。不知彼陷落黑暗之中。馴致無可超拔者。其初亦未嘗不作此思想語言也。然而日陷日深。而不能自禁。此何故哉。由於一念之誤耳。今以賭具爲消遣之資者。不如是而不止也。抑其自身能不受其害矣。獨不思他人見之。將效其所爲。以爲某亦爲之。吾何妨嘗試。於是肆行無忌。變本加厲。至於身敗名裂。則皆一人作俑之流毒也。蓋事有在我本屬無害。而在人實爲有害。且在己之行爲。萬不能以個人爲限界。而不波及於他人。則行一事也。更不宜以一己之自由爲前提。而當以他人

竹

之利害爲準則。彰彰明矣。保羅之訓曰。因食肉而致兄弟有罪。吾寧終身不食肉。又曰。天下事無不可爲。但非盡有益。益者何。益於人也。又曰。豈得以吾之自由。而轉以累他人乎。故爾曹任作何事。當依神之旨而行。嗚呼。其言可深長思也。

圖

右錄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淑世新語」之一節 閱者諸君如欲購閱是書自能窺得全豹該書定價每册銀元六分本埠北馬路國貨售品所代售

證

### 治瘋狗咬驗方

錄無錫溥仁慈善會傳單凌再生先生寄稿

木鼈子 一個 明雄黃 一錢 錦紋大黃 三錢 黑丑 一錢 白丑 一錢

右藥共爲細末用紫銅雍正錢一枚如無即紫銅乾隆錢亦可煎湯調服後即睡宜汗毒從大便下重者再進一二劑俟血筋瀉淨即愈傷處用苦杏仁搗爛口涎調塗忌食生冷牛馬犬羊肉房事爲要又方用萬年青葉搗汁二三杯用陳酒送下約二三時辰寒熱交作次日下瀉血銕瀉出即愈歷試應效

話

竹園叢話第廿一集

(中華民國十五年) 五月初版

丙寅年四月初版

每本實價大銀幣貳角五分

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觀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止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

禮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

著者 丁竹  
出版者 天津敬慎醫室  
印刷者 天津新懋印書局

天津 廣西 北城 社會教育辦事處  
寄售 河北 大馬路 國民益工廠  
法租界 梨棧大街 文華書局  
北門 第一商場 寶生鏡邊公司  
單北 街 江蘇 南紙局  
處 西 北 城 角 文元書局

(北京寄售處) 前門外觀音寺寶宴華樓民益工場

00502